皇清經解

D二12
478
86

E
57A
62

仁 478 86

東京學校

古文尚書考

元和惠徵君棟著

文錢所有 那珂

孔安國古文五十八篇漢世未嘗亾也三十四篇與伏生同二十四篇增多之數篇名具在劉歆造三統厤班因作律厤志鄭康成注尚書序皆得引之特以當日未立於學官故賈逵馬融等雖傳孔學不傳逸篇融作書序亦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十篇內九共九篇故二十四益漢重家學習尚書者皆以二十九篇爲備伏生二十八篇大誓後得故二十九劉歆移書太常曰柳此三學亾尚書爲備臣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三學謂逸禮尚書左傳于時雖有孔壁之文亦止謂之逸書無傳之者服虔左傳解詁以毛詩都人士首章爲逸詩以未立于學官故也　然其書已入中秘是以劉向校古文得錄其篇箸于別錄至東京時惟亾武成一篇而藝文志

所載五十七篇而已劉向別錄五十八篇其所逸十六篇當時學者咸能案其篇目舉其遺文雖無章句訓故之學翕然皆知爲孔氏之逸書也或曰古文出于晉世若兩漢先嘗備具何以書傳所引大甲說命諸篇漢儒羣目爲逸書歟曰今世所謂古文者乃梅賾之書非壁中之文也賾采摭傳記作爲古文以紿後世後世儒者靡然信從於是東晉之古文出而西漢之古文亡矣孔氏之書不特文與梅氏絕異而其篇次亦殊愚既備箸其目復爲條其說于左方以與識古君子共證焉

孔氏古文尚書五十八篇

堯典 梅氏分出舜典　舜典　汩作　九共一　九共二　九共三
九共四　九共五　九共六　九共七　九共八　九共九
大禹謨　皋陶謨 梅氏分出益稷　益稷 即益稷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嗣征　湯誓　湯誥　咸有一德 梅氏次大甲　典寶 梅氏次湯誓　伊訓 梅氏次湯誥　肆命　原命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大誓上　大誓中　大誓下　牧誓　武成 建武之際亾　洪範　旅獒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雒誥　多士　毋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康王之誥　冏命 當作畢命　柴誓 梅氏次文侯之命　呂刑　文侯之命　秦誓

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益賈馬尚書三十四篇益以孔氏逸篇二十四篇爲五十八內盤庚三篇同卷顧命康王之誥二篇同卷實二十三篇同卷大誓三篇同卷凡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益賈馬

九篇逸書九共九篇同卷實十六篇合四十五卷之數篇即卷也
與桓君山說合藝文志四十六卷兼序言之

鄭氏述古文逸書二十四篇

舜典　汩作　九共一　九共二　九共三　九共四　九共
五　九共六　九共七　九共八　九共九　大禹謨　棄稷
五子之歌　嗣征　湯誥　咸有一德　典寶　伊訓　肆命
名陳政教所當爲也　原命　武成　旅獒　冏命　當作畢命

藝文志云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
得其書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
列于學官所謂十六篇者即鄭氏所述逸書二十四篇也正
義曰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

孔沖遠以孔氏十六篇爲張霸僞書其說之可疑者有四焉漢
書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
其家逸書得十餘篇益尚書茲多於是矣世所傳百兩篇者出
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
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
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案傳先述逸書後稱百兩明逸
書非百兩其疑一也經典序錄曰百二篇文意淺陋成帝時劉
向校之非是後遂黜其書夫校古文者向也識百兩之非古文
者亦向也豈有向撰別錄仍取張霸僞書者乎其疑二也成帝
之時百篇具在向歆父子領校秘書皆得見之歆撰三統秝述
伊訓武成畢命諸篇悉孔氏逸書之文也觀歆移太常書知
孔氏古文具在　其

後武成亡於建武之際至東漢之末嗣征伊訓猶有存者故鄭
康成注書閒一引之注禹貢引嗣征伊訓若百兩之篇傳在民間王充
論衡曰百二篇與壁中古文眞僞顯然當時學者咸能辨之論衡
書傳在民間　與壁中古文眞僞顯然當時學者咸能辨之論衡
十八卷引百兩篇云豈有識古如劉子駿篤學如鄭康成以民
伊尹死大霧三日　間僞書信爲壁中逸典者耶其疑三也律秝志載伊訓篇曰惟
元年十有一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武成篇曰惟一月壬辰
旁死霸古文魄霸通　若翌日癸巳武王遹朝步自周于征伐紂畢命
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云云案其文與梅氏所載略同後
人席之爲張霸僞書者也愚攷王充論衡曰霸造百二篇成帝
出祕尚書以校攷之無一字相應者夫霸書不與百篇相應何
後出古文獨與之同其疑四也孔沖遠又言僞作者傳聞舊語
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此說

謬耳百二篇與祕尚書無一字相應安得如沖遠所云且律秝
志所據逸書皆本三統秝子駿親見古文豈可以僞書席之

辨正義四條

正義曰伏生本二十八篇般庚出二篇加舜典益稷康王
之誥凡五篇爲三十三篇者二十八篇者伏生也三
十三篇者歐陽也　益稷庚出二篇加大誓一篇故三十一
十一卷者歐陽也　一說二十八篇之外加大誓析爲二十
九篇者夏侯也　依伏生篇數增大誓一篇三十四篇者馬鄭也　般庚大誓皆
顧命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故三十四　梅氏去大誓三篇梅既去大誓則
與皋陶謨爲舜典益稷二篇於是有三十三篇之文是其謬耳
且五十八篇既因於別錄其中增多二十五篇又不與班氏藝
文志相應　藝文志止十六篇出九共八
篇爲二十四此鄭氏書也　進退皆無據也

正義曰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
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僞造尚書凡二十四以足鄭注
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
案霸所僞有百兩篇無僞造二十四篇之說二十四篇之文九共
同卷實十六篇劉歆班固皆以爲孔安國所得逸書非張霸書也自東
晉二十五篇之文出於是始以二十四篇爲僞書信所疑而疑
所信此後儒所以不能無辨也梅氏僞書如吳才老朱晦菴陳
辨之但不知鄭氏二十四篇爲孔氏眞古文耳直齋吳草廬趙子昂諸人皆能
正義曰鄭氏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般庚二篇康
王之誥又大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
篇爲五十八以此二十四篇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

卷除八篇故爲十六首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
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
多十六篇篇即卷也即是僞書二十四篇也劉向作別
錄班固作藝文志並云此言不見孔傳也
案壁中尚書安國家獻之劉向從而校之故知見行之書文字
異者七百有餘增多之篇舜典已下一十有六康成僞次篇目
皆仍孔氏之舊如以十六篇爲僞書則當日秘府所藏亦難深
信而梅氏五十八篇之文又何所據以傳於後耶
正義曰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
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
經是也孔所傳者廖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

也鄭元書贊云我先師棟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雜材好博既宣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言猶復疑惑未悛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意鄭注尚書亾逸並與孔異

案漢世儒者惟鄭氏篤信古文故於易傳費氏於書傳孔氏於詩傳毛氏皆古文也許慎亦從賈逵受古學其解說文解字併書孔氏詩毛氏由是言之鄭祖孔學又何疑乎蓋古文自膠東庸生已下代有經師扶風杜林又得西州桼書五相攷證衛賈馬諸君皆傳其學故有雜材好博之稱平帝立古文而十六篇不著於錄以故絕無師說沿至建武武成之篇間有亾者尹敏孫期丁鴻張楷皆通古文然闕帙傳講二十九篇而已大誓後得古文實二十八篇由西漢俗儒夏侯勝師丹輩信今疑古撥弃內學抑而不宣至康成注書嗣征伊訓僅有存焉然猶能舉其篇章辨其亾逸者此炎漢四百年古文經師之力也迄乎永嘉師資道喪二京逸典咸就滅亾具隋經籍志于是梅賾之徒僞書當作偁于王肅肅好造僞書以諷康成家語其一也奮其私智造為古文傳記逸書掎摭殆盡詳下卷若拾遺秉而作飯集狐腋以為裘二語本朱錫鬯雖於大義無乖然合之鄭氏逸篇不異百兩之與中書矣益孔氏既有古文而梅復造之鄭自與梅異非與孔異也

證孔氏逸書九條

孔君伏生傳書雖有古今之異皆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默相契

合如伏生書有堯典無舜典有咎繇謨无弃稷以二篇本闕也而孔氏逸書別有舜典弃稷二篇正可補伏生之闕又書大傳虞傳有九共篇云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儆薛宣曰伏生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爲之貢賦政教略能記其語云今逸書亦有是篇伏生見之孔氏傳之此信而有徵者

王氏應麟曰五子述大禹之戒以作歌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豈朱均管蔡之比楚士娓以五觀比子朱均管蔡愚案墨子非樂篇云於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啟乃當作啟子溢與決同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湛與耽同耽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當作天天用弗式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萬民弗利此逸書敘武觀之事即書序之五子也周書嘗麥曰其在夏之五子今本夏訛殷　总伯禹之命

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五子者武觀也彭壽者彭伯也汲郡古文云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畔漢東郡有畔觀縣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云武觀即五觀也楚語士娓曰啟有五觀春秋傳曰夏有觀扈五子之歌墨子述其遺文周書載其逸事楚詞云啟九辨與九歌分夏康娛以自縱即墨子所云淫溢康樂萬舞翼翼是也又云不顧難以圖後分五子用失乎家巷即周書所云总伯禹之命遂凶厥國是也　與內外傳所稱無殊且孔氏逸書本有是篇漢儒習聞其事故韋昭注國語王符傅玄諸皆依以爲說安有淫泆作亂之人述戒作歌以垂後世者乎梅氏之誣不待辨而明矣

書正義云鄭氏注禹貢引嗣征云厥篚元黃昭我周王詩鹿鳴

云承筐是將鄭箋曰承猶奉也書曰厥篚元黃與國建安本作篚厥元黃訛正義云今禹貢止有厥篚元纁之文而鄭注禹貢引嗣征曰厥篚元黃則此所引亦爲嗣征文鄭誤也當在古文武成篇矣鄭不見古文而引張霸尚書故不同耳愚案孔氏逸書有嗣征篇漢末猶存故鄭氏引之孔沖遠必欲黜鄭扶梅使梅氏僞書得以行世豈非弃周鼎而寶康瓠歟

孔氏逸書有湯誥篇司馬遷從安國問采入殷本紀今梅氏別僞一篇加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云云此湯誓之文也故孔安國注論語堯曰篇亦言墨子載湯誓其辭若此明湯誥無此文也湯誥之文安國尚不得而知之況馬鄭乎

緇衣引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鄭注云吉當爲告古文

吉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告也書序以爲咸有一德今亡逸書有此篇當康成時已亡也緇衣又引云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注云天當爲先字之誤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絕柒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鄭爲此言者據孔氏逸書爲說蓋古文書序咸有一德次湯誥後書正義云孔以咸有一德次大甲後第四十鄭以爲次湯誥後在湯誥後第三十二般本紀于湯誥之下即云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單作明居鄭傅賈逵之學馬遷從孔安國問皆得其實今僞孔氏以咸有一德次大甲後者妄也　故鄭以尹告爲伊尹告成湯則書序之咸有一德也又當克夏之後故云始仕于夏此時就湯皆古文說也今梅氏以尹吉一篇之文分屬大甲又以咸有一德爲陳戒大甲之辭失之遠矣

劉歆三統秝載伊訓篇律秝志同曰惟大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

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大丁外丙仲壬之
殷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歙以方明爲明堂配
天越茀者祭上帝越茀行事也方明見覲禮篇汲郡古文曰大
甲十年大饗于大廟初祀方明此商家一代禘祭大典惜其書
不與堯典並傳周因殷禮故覲禮有方明康成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
又云征是三朡則此篇漢末猶存也崔寔政論曰皋陶陳謨而
周用隆則伊訓之篇子眞曾見之矣 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

劉向別錄云古文尚書經五十八篇藝文志作五十七篇康成
云後又亾其一篇故五十七案康成書序注云武成逸書建武
之際亾即謂所亾之篇也劉歙三統秝云周書武成篇惟一月
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粤若來

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
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
庶國祀馘于周廟案其文皆見周書世俘篇益史官所記伐紂
歲月略同而其文則異也

旅獒序云西旅獻獒大保作旅獒獒馬融作豪曾豪也康成曰
獒謂爲豪酋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來
獻見於周此孔氏逸書之說馬季長傳古文而得之康成受學
于馬故述其說如此孔沖遠據梅氏旅獒爲大高四尺之獒斥
馬君爲不見古文妄爲此說何言之悖歟

逸書有冏命愚謂冏當作畢字之誤也劉歙三統秝云畢命豐
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一云作策豐刑 康成

畢命序注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蓋亦據孔氏逸書爲說

梅氏增多古文二十五篇

大禹謨　五子之歌　嗣征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武成　旅獒　微子之命　蔡仲之命　周官　君陳　畢命　君牙　冏命

案藝文志古文尚書出孔壁中孔安國悉得其書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內九共九篇故分之爲二十四合之爲十六今梅氏增多篇數分之爲二十五合之爲十九與藝文志不合又因劉向別錄古文尚書有五十八篇乃遂分堯典愼徽以下爲舜典分皐陶謨益稷以下爲益稷而曰來禹以下爲益稷以合別錄之數于是見行之書爲二十三篇漢魏以前未有此目且如征苗誓師禹誓文也往于田號泣于旻天舜典文也而皆以爲大禹謨葛伯仇餉湯征文也而以爲仲虺之誥聿求元聖與之戮力萬方有罪在予一人皆湯誓文也而以爲湯誥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咸有一德文也而以爲大甲皆與書傳不合

辨梅氏增多古文之謬十五條

左傳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離騷經云啓九辨與九歌天問云啓棘賓商九辨九歌則九歌乃啓樂猶九鼎爲啓鑄也伏氏尚書虞夏傳云惟十有四祀還歸二

年而廟中荀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康成注四章皆歌禹獨無九歌明九歌乃啟樂也今後出古文以爲禹告舜之詞則似虞時已有此歌恐未然

墨子兼愛篇載禹誓云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惟一作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子既率爾羣羣猶君也周書王子晉云孩能成羣謂之君堯典言羣后又作郡古文通淳于長夏承碑兼覽郡數義作羣對諸羣以征有苗據此言之夏書當有禹誓之篇荀卿子曰誥誓不及五帝穀梁傳同誓始於禹則舜時未有也皋陶謨言苗頑弗即功則舜陟後禹當復有征苗誓師之事今梅氏采入大禹謨屬之虞書僞孔氏以益稷以上爲虞書非也百篇文荀子猶及見之說當有據

荀子議兵篇曰舜伐有苗此梅氏所據也案上下文云堯伐讙

兜禹伐共工云云此即堯舜誅四凶事國語所謂大刑用甲兵故稱伐不必有誓師逆命之事也

顧氏棟高尚書有苗論曰案經言有苗凡七見舜典言竄三苗于三危又曰分北三苗皋陶謨言何遷乎有苗禹貢言三苗丕敘益稷言苗頑弗即功此亦見皋陶謨非益稷也呂刑言遏絕苗民無世在下與僞經禹征之事凡七元儒王耕野耘之言曰謂之遷有苗謂則非止于一人謂其丕敘則必非止于一君又謂之遏絕苗民則必非止于一人謂其丕敘則必非止于一君又謂之遷有苗謂之遏絕苗民則不特遷徙其君長必并其國人俱徙之又何來徂征逆命之事邪三苗既非在廟之臣舜必將執其君而竄之舜執其君而无所難禹征以六師而反不服追至來格既革心向化矣又從而追其既往而分北之豈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之

義又曰舜以蓺期倦勤而授禹禹豈宜舍朝廷之事而親征有苗舜又安能以倦勤之餘而誕敷文德若果能之則亦不必授禹矣案耕野之言渙合事理竊意僞經勦襲孟子之語以聾瞶一世益贊之言尤多謬戾瞽朡爲舜之父而禹益皆其臣也以朡爲天子之父而斥之爲有苗之不若此在後世爲大逆不道豈宜竄入經典愚因耕野之言類聚所書有苗之事謹以一言斷之曰若說竄與分北在徂征之後則苗以逆命而班師以來格而遭竄則有苗當自悔其來若說在徂征之前則三苗已丕敘于三危流竄之地即有不即功者亦使梟陶施象刑威之足矣不煩興師動衆也

荀子君道篇引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韓詩外傳云周制曰先時者死無赦不及時者死無赦若然荀子所引乃周書也梅氏載之嗣征又以爲先代政典之言其後僞造三墳書者遂以政典爲三皇時書矣誰之作俑歟

史記夏本紀云帝大康失國兄弟五人須于雒汭索隱曰皇甫謐云號五觀也謐從梁柳得古文尚書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氏二十五篇之文又安可盡信乎帝王世紀曰有苗氏負固不服禹請征之舜曰我德不厚行武非道也吾前敘由未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而舞之有苗請服其說本韓非子與大禹漠不合謐既以五子爲五觀且與梅氏相刺謬然則引五子歌惟彼陶唐蓋謐作世紀雜引傳記初無定見也

唐太宗李衞公問對曰臣案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用此言凡將先有愛結于士然後可以

嚴刑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太宗曰尚書言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于先威設于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于前愛救于後无益于事矣尚書所以慎戒其終非所以作謀于始故孫子之法萬代不刊案脣疾掌六師以討羲和不識兵法安能制勝且垂諸訓典以誤後人必不然矣衛公不知書之爲僞故不直斥其非然則左傳作事威克其愛一語乃臨戰制勝之語非如僞尚書所云也

湯誓非全書也湯誥非古文也何以知之以湯誥多采湯誓之言而古文別有湯誥之篇也論語堯曰篇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孔安國注云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今在兼愛篇　周語內史過曰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又墨子尚賢篇云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今湯誓皆無此言而湯誥有之以此知湯誓非全書也史記殷本紀云既黜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乘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皐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種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一作土者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音與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此孔氏所傳十六篇之文也今湯誥之詞與史記絕不相類以此知湯誥非古文也

朱氏彝尊曰墨劓荆宮大辟非舜之五刑也舜以命皋陶者流也鞭也扑也贖也賊也象以典刑五者是已甫刑曰苗民勿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斯則劓則椓黥之謂肉刑之始矣荀卿云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斯言是也愚攷肉刑夏莫之用商亦無明徵伊訓臣下不匡其刑墨出梅氏尚書未足深信至周官分職乃掌之司刑則肉刑其昉于周歟

七廟之制始于晚周周公制禮以前未之有也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鄭注云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漢永始四年詔議毀廟事丞相韋玄成等四十四人皆主小記之說蓋周公制禮時文武尚在四廟之中穆其以下二廟當毀以其爲受命之主而不毀穀梁王制祭法禮器並

云七廟荀卿劉歆班彪父子王肅孔晁虞喜于寶之徒咸以爲燃穀梁王制祭法禮器皆晚周之書荀卿法後王又穀梁之徒故主七廟劉歆班氏父子从而和之王肅又从其說以駁鄭于是造僞古文者改呂氏春秋所引商書五世之廟爲七世孔晁虞喜于寶又皆在僞古文已出之後故亦宗七廟之說而不知其畔經而離道也

朱氏彝尊曰武成丁未祀于周廟之後乃云越三日庚戌律以召誥顧命書法則當云越四日矣史臣繫日一代不應互異若此吾不能不疑于武成也

禮記中庸曰壹戎衣壹讀爲殪戎大也衣讀爲殷言周殪滅大殷也康成注云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

衣者殷之胄歟高誘呂覽注云今兗州謂殷氏皆曰衣蓋古衣字作月从反身殷从殳月聲故讀爲衣是則中庸之壹戎衣卽康誥之殪戎殷也梅氏不知衣卽殷字而于武成篇仍用中庸之語云壹戎衣天下大定斯爲贅矣（國語引大誓曰戎商必克戎商卽戎衣也）朱氏彝尊曰成王之命蔡仲王若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見于春秋左氏傳而梅氏書增益其文云率乃祖文王之遺訓異哉斯言也殷庚曰古我先王亦惟圖任厥勞乃祖乃父此誥臣民之辭則然若成王命康叔則云惟乃丕顯考文王又曰乃穆考文王周公告成王則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若是其莊重也而成王命仲曰率乃祖文王乃祖者伊誰之祖與吾不能不疑于蔡仲之命也

杜氏預注左傳凡引書在二十九篇之外者曰逸書見逸周書者則云周書惟襄二十五年傳云書云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此周書常訓篇文也杜氏偶不照而云逸書于是梅氏遂采入蔡仲之命云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意自謂二十九篇之外逸書也徐幹中論云書云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蓋逸周書漢人皆見之

顧氏炎武謂相之名不見于經而說命有爰立作相之文（外傳止云卉以爲公墨子亦云傅說庸築乎傅巖武丁得之舉以爲三公無作相之事）劉氏台謂論語以前經無論字而周官有論道經邦之語閻若璩注困學記聞云若璩案論道經邦乃本攻工記或坐而論道來楝案六經論字皆讀爲倫易屯象君子以經論詩大雅於論鼓鍾王制必卽天論中庸經論天下之大經是也公食大夫禮注云古文倫或作論皆梅氏之漏義也鄭氏書序立政在周官後梅氏置周官前以立政官名與

周官矛盾故耳明邵氏寶謂立政圖任人而
未定官制此未攷古文書序而妄爲之說也
顧氏炎武曰詩云虞業惟縱傳曰業大板也所以飾栒爲縣捷
業如鋸齒或白畫之爾雅大板謂之業左氏學人舍業禮記大
功廢業並謂此也縣者常防其墜故借爲敬謹之業書之兢兢
業業詩之赫赫業業有震且業是也凡人所執之事亦當敬謹
故借爲事業之業易傳進德修業可大則賢人之業盛德大業
禮記之敬業樂羣是也然三代詩書之文並無此義而業廣惟
勤一語乃出于梅氏所上之古文尚書其不可信也明矣
蔡邕石經論語曰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何晏集解引包咸
注云孝于惟孝美大孝之辭華嶠漢後書劉平江革等傳序云
引見
御覽此殆所謂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也自

晉世君陳出始以惟孝二字屬下讀後之傳論語者改孝于爲
孝乎以書云孝乎絕句陸氏釋文云孝于一本作孝乎唐石經
从定爲乎蓋依君陳爲說非論語本眞也朱氏彝尊云書正義
授案沖嘗與孔邕曹羲荀顗何晏之名沖實主之其時若孔書
謂古文尚書鄭沖所
應證以君陳之句不當復用包咸訓矣竊疑沖亦未見古文尚
何晏集論語訓法今論語雖列
書既得則或謂孔子章引書卽
漢書谷永傳永上疏引經云亦維先正克左右師古曰周書君
也
可之辭也案君可出于晉世永安得見之唐石經及宋本尚書
皆云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無先正之字蓋俗作之鄭
氏尚書文侯之命云亦維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永蓋據此篇
之文師古不攷而引君可以證之詁誤後學不可不辨今世所
傳馬融
忠經一卷宋藝文志著於錄其書間引梅氏古文案
馬季長東漢人安知晉以後書此皆不知而妄作者

辨尚書分篇之謬

伏生尚書无舜典自舉若稽古帝堯至陟方乃死皆堯典也古文尚書原書亦如此故司馬遷偽史記鄭康成王子雍注尚書皆以愼徵五典已下爲堯試舜之文孟子稱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明言堯典梅氏本於愼徵五典已下別爲舜典此其省作舜典一篇巧於藏拙也不顯與孟子相刺謬乎經典序錄曰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航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若稽古齊明帝建武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伏生雖昏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咎繇謨帝曰來禹女亦昌言與咎繇所陳是一時之言豈容分異故伏生今文與馬鄭王本皆不分篇直至後文賡歌颺拜而後咎繇謨篇止其外乃別有棄稷之篇末有所謂益稷篇目者梅氏乃以篇中有衆益衆稷之文遂斷自帝曰來禹以下改棄稷之名爲益稷亦其便于省造之私智也伏生合康王之誥於顧命馬鄭本高祖寢命已上爲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爲康王之誥尋經文諸侯出廟門俟俟者俟王出也語勢不斷不容於此斷章顧氏炎武舉此三事以爲書序之妄夫漢世百篇書序別爲一卷自梅氏上書始以序分冠篇首豈知舜典棄稷別有成篇康王之誥實斷自王若曰始不始于王出在應門之內也

附閻氏若璩尚書古文疏證

予少疑後出古文年大來文理未進未敢作書指斥用寅夏秋間偶校九經注疏作疑義四條辨正義四條繼又作古文證九條辨僞書十五條又先後續出兩條其爲一卷

其二十五篇采摭傳記兼緣其由來藏篋衍數年矣癸亥春於友人許得太原閻君古文疏證其論與子先後印合大氏後出古文先儒疑者不一第皆惑于孔沖遠之說以鄭氏二十四篇爲僞書遂不得眞古文要領數百年來終成疑案耳閻君之論可爲助我張目者因采其語附于後其博引傳記逸書別爲一卷亦間附閻說後之學者詳焉

梅氏所上之孔傳凡傳記所引書語諸儒並指爲逸書者此書皆采輯掇拾以爲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理世無劉向劉歆賈逵馬融輩之鉅識安得不翕然信之以爲眞孔壁復出哉

鄭所注古文篇數上與馬融合又上與賈逵合又上與劉歆合歆嘗典校祕書得古文十六篇傳閻民間則有安國之再傳弟子膠東庸生者學與此同逵父徽實爲安國之六傳弟子逵受父業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故古文遂行此皆載在史冊確然可信者也孔穎達不信漢儒授受之古文而信晚晉突出之古文且以舜典汨作九共二十四篇爲張霸之徒所僞造不知張霸所僞造乃百兩篇在當時固未嘗售其欺也儒林傳云文義淺陋篇或數簡帝以中書校之非是曾謂馬融鄭康成諸大儒而信此等僞書哉大氏孔穎達纂經翼傳不爲無功而第曲徇一說莫敢他從如毛傳鄭箋之是從至于尚書則又黜鄭而從孔是皆唐人粹章句爲義疏欲定爲一是者之弊也

張霸書見于王充論衡所引者尚有數語曰伊尹死大霧三日

此何等語而可令馬鄭諸儒見邪張霸之書甫出即敗王充淺識亦知其未可信而馬鄭諸儒識顧出王充下邪然則泯作九共二十四篇必得之於孔壁而非宋左傳案書敘者之所能作也

唐貞觀中詔諸臣撰五經義訓而一時諸臣不加詳攷猥以晚晉梅氏之書爲正凡漢儒專門講授的有原委之學皆斥之曰妄少不合於梅氏之書者即以爲是不見古文夫史傳之所載如此先儒之所述如此猶以爲是不見古文將兩漢諸儒書鑿空瞽說而直至梅氏始了了耶烏呼其亦不思而已矣世之君子由予言而求之平其心易其氣而不以唐人義疏之說爲可安則古學之復也其庶幾乎

愚嘗謂僞作古文者正當據安國所傳篇數爲之補綴不當別立名目自爲矛盾然揣其意不能張空拳盲白刃與直自吐其中之所有故必張往籍以爲之主摹擬聲口以爲之役而後足以售吾之欺也不然此書出于魏晉之間去康成未遠而康成所注百篇書序明云某篇亡某篇逸彼豈無目者而乃故與之牴牾哉益必據安國所傳篇目一一補綴則九共九篇將何所措手耶此其避難趨易雖自出于矛盾而有所不恤也

案近代鄭曉亦疑古文泰誓謂僞泰誓無孟子諸書所引用者人遂不之信安知好事者不又取孟子諸書所引用者以竄入之以圖取信于人乎其見與余合从來後人引前無前人引後獨此乃前人引後非後人引前閻氏云僞大誓無孟子諸書所引用是指謂西漢之大誓言也案

西漢之大誓博士習之孔壁所出與之符同是孔子所定之舊文也自東晉別有僞大誓三篇唐宋以來諸人反以西漢之大誓爲僞僞閻氏既知東晉之大誓亦僞那此其謬也

凡晚出之古文所謂精詣之語皆無一字無來處獨惜後人讀書少遂謂其自作此語耳

左氏春秋內傳引詩者一百五十六引逸詩者十引書者二十一引逸書者三十三外傳引詩者二十三引逸詩者一引書者四引逸書者十益三百篇見存故詩之逸者少古書放闕既多而書之逸自倍于前也何梅氏二十五篇出向韋杜二氏所謂逸書者皆歷歷具在其終爲逸書僅昭十四年夏書曰昏墨賊殺臬陶之刑也一則而已夫書未經孔子所刪不知凡幾及刪成百篇未爲伏生所傳尙六十九篇其逸多至如此豈左氏於數百載前逆知後有二十五篇而所引不出于此耶此必不然之事也

安國古文之學一傳于都尉朝朝傳膠東庸生生傳胡常常傳徐敖敖傳王璜塗惲惲傳桑欽惲又傳賈徽徽傳子逵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康成注解古文之說大備康成雖云受之張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原于安國明矣東晉元帝時汝南梅賾奏上古文尙書其篇章之離合名目之存亡絕與兩漢不合賾自以得之臧曹曹得之梁柳皇甫謐亦从柳得之而載于帝王世紀愚嘗以梅氏晚出之書自東晉迄今一千三百餘年而屹與聖經賢傳並立學官家傳人誦莫能以易焉者其故有三焉皇甫謐高名宿學左思三都

經其片語競相讚述況得孔書載於世紀有不因之而重者乎是使此書首信於世者皇甫謐之過也頤雖奏上得立于學官然南北兩朝猶遞相盛衰或孔行而鄭徹或鄭行而孔徹或孔鄭並行至唐初貞觀始依孔爲之疏而兩漢專門之學頓以廢絶是使此書更信於世者孔穎達之過也朱子分經與序爲二以存古制一則曰安國僞書再則曰安國僞書而爲之弟子者正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乃明背師承仍遵舊說是使此書終信於世者蔡沈之過也經此三信雖有卓識定力不拘牽世俗趣舍之大儒如臨川吳文正公之尚書敘錄實有以成朱子未成之志者而世亦莫能崇信矣益可歎也夫可歎也夫

吳文正謂舜典汨作九共等篇爲張霸僞作不知此乃孔穎達之

達之妄說也

孟子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于畎畝注曰堯典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亦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則可證其未嘗見古文舜典矣益古文舜典別自有一篇與今之尚書析堯典而爲二者不同故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爲堯典不爲舜典史記載愼徽五典至四罪而天下咸服于堯本紀不于舜本紀孟子時典謨完具篇次未亂固的然可信馬遷亦親從安國問古文其言亦未爲謬也余嘗妄意舜往于田祗載見瞽瞍與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等語安知非舜典之文乎又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文辭古嶇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其事其爲舜典之

文無疑然要可爲心知其意者道耳

孔壁逸禮三十九篇鄭康成注三禮會引用之愚謂禮與尚書同一古文同爲鄭氏學同見引于經注中而在禮者雖篇目僅存單辭斷語奕代猶知寶之欲輯爲經而在尚書者雖卷篇次第確有原委甚至明指某篇如載孚在亳征是三篇厥篚元黃昭我周王皆以爲是僞書蓋以禮未爲諸儒所亂而書則爲晚出之孔傳所詬厭也豈不重爲此經之不幸哉

許愼說文解字序云其偁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愼子沖上書安帝云臣父故太尉南閻祭酒愼本從賈逵受古學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是說文解字所引書正東漢時盛行之古文而非今古文可比

古文傳自孔氏後唯鄭康成所注者得其眞今文傳自伏生後唯漆雕氏經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之書不古不今非伏非孔朱子於古文嘗竊疑之至安國傳則直斥其僞不知經與傳固同出一手也

皇清經解卷三百五十一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卷三百五十二

學海堂

元和惠徵君棟著

古文尚書考

舜典、連叢子孔臧與侍中從弟安國書曰堯典說者以爲堯舜同道弟素常以爲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按此以僞狀僞欲欺天下後世謂分析者果壁中本也

卷引尚書中候考河命曰舜名重華毛牲宛詞曰舜勲王延壽靈光殿賦有云學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史記釋亦云濬哲文明允恭元塞云云案此漢祖宗濬哲欽明王粲七不爲方興頌宽乃爲立諡佐成其罪也協于帝濬哲文明商頌維商易文言天下文明閻若璩曰蓋倣商頌溫恭朝夕周詩王猷編首文明思三字而不覺其重複也溫恭允塞商頌溫恭朝夕周詩王猷允塞元德升聞惟南鴻烈曰舜執元德升聞乃命以位陸氏釋文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此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聊述之於王注無施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孟子親見百篇文其述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與伏生合乃知梅氏

分篇之謬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史記曰夏禹名曰文命閻若璩曰敷于四海約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貢東漸西被南暨北訖之文也孟子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論語曰爲君難爲臣不易黎民敏德康誥曰丕則敏德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荀子正論曰堯舜南面而聽天下天下無隱士無遺善萬邦咸寧易萬國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閻若璩曰孟子稱舜舍己從人今入于舜曰中以稱堯非也不虐無告莊子曰堯不虐無告不傲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閻若璩曰命見前篇若茲見周語諸篇嘉言即昌言之別伏字見般庚時或敖伏小人之攸箴野無遺賢見詩小序萬邦咸寧見易大傳稽于衆見召誥稽我古人之德稽字舍已從人見孟子不虐無告即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不虐即洪範無虐字文十五年季文子一則商書子惠困窮惟帝二字見皋陶謨時克做時舉此可見

蒐集之大略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閻若璩曰天子之德廣運左傳王甚神聖皇天眷命奄有四海後漢書黃瓊傳瓊上疏曰乃神乃武乃文天子之德廣運皇乾眷命詩乃眷西顧奄有九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閻若璩曰舜如響應疑孟子文瑜書善惡之應甚于影響古本趙岐注曰吁戒哉孟子章指曰惡出于己害及其身如影響自然也

戒儆戒無虞詩用戒不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閻若璩曰僞古文仲虺之誥後漢書崔駰傳書曰羣黎百姓以從己之欲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羣黎無怠無荒禹曰於帝念哉閻若璩曰此一節全采左傳

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閻若璩曰文公六年郤缺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正德利用厚生惟和閻若璩曰惟修修字兒禹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襄二十八年子大叔曰夫民生厚而用之幅利是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夏書義疏

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

歌俾勿壞　文七年邻缺曰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三事　帝曰俞地平天成　僖二十四年夏書曰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　地平天成稱也六府三事允治見上　萬世永賴時乃功　史記自序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

帝曰格汝禹　用堯命　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　汲郡古文曰帝舜舜語　三十三年命夏后總師耄期倦于勤　射義曰旌期稱道不亂者旄字木加此今作耄古文旦旺日少精也虞書耄字从此故薛宣作旺　汝又汝惟不怠總厥師上　皋陶邁種德德乃降　莊八年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莊公之語偽作古文者茫然不察并竄入大禹謨中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　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襄廿一年左傳引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　汝作士　閻若璩曰皋陶典命皋陶曰汝作士五刑有服　刑期于無刑　通典引商鞅書曰明刑之猶至于無刑也棟案通典一百六十九卷山秦商鞅著刑名書大略曰吾文將欲明刑于是令諸卿大夫于冀宮頤頒後至遂斷頤頒之脊人皆愚曰頤頒之有寵也斷脊以

猶而況于我乎乃無犯禁晉國大治晉荀公訴管叔放蔡叔流霍叔曰犯禁者也天下皆曰親屬昆弟有過不違況疏遠乎故外不用甲兵于天下內不用刀鋸于周庭而海內治故曰明刑之猶至于無刑也云云是所謂刑期于無刑者特法立誅必而然乃申商之學非堯舜之治也　民協于中時乃功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時乃功　閻若璩曰民協于中見呂刑陶謨臨下以簡御衆以寬　論語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又曰寬則得衆　罰弗及嗣賞延于世　閻若璩曰二句用孟子　孟子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宥過無大　王充論衡曰故曰刑故無小宥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襄二十六年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好生之德洽于民心　閻若璩曰哀公問舜冠孔子不對曰其政好生而惡殺所謂好生之德洽于民心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　荀子大略篇舜曰帝曰來禹洚水儆予　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　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見舞大夏曰美哉禹其勤而不德非禹其孰能修之　汝惟

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逸周書曰矜功不至易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春秋傳曰季札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顧炎武曰不矜不伐是勤而不德是悔正用傳意閻若璩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荀子君子篇語也老子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大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后章又云子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厤數在爾躬允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論語堯曰篇曰咨爾舜天之厤數在爾躬允汝躬汝終陟元后論語堯曰篇舜亦以命禹孔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安國曰舜亦以堯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荀子

命己之辭命禹　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解蔽篇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閻若璩曰荀子此篇前又有精於道壹於道之語遂隱括爲四字續以論語允執厥中以成十六字僞古文益如此初非其能造語精密如此也棟案荀子之言危敗與俗解異危猶中庸之慎獨也敗猶中庸之至誠也荀子言一故能精非先精而後一也且敗則已造至極不須更言精又言一也荀子所言七十子之大誼惟而上之卽聖人之敗言也梅氏用其說以造經而誼多疏漏閻氏謂其造語精密殊未然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荀子正名篇曰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愼之可畏非君

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　國語內史過曰夏后何戴后非衆無以守邦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書有之曰衆非元見上惟口出好興戎　墨子曰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興戎則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爲讒賊寇戎則此豈曰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爲讒賊寇戎則此豈曰不善也故遂以爲讒

戎寇　禹曰枚卜功臣　哀十七年昭曰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杜預曰枚卜不斥言所卜以令龜　宮占惟克厥志昆命于元龜　哀十八年曰夏書曰官占惟能蔽志昆命于元龜西伯戡黎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　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龜筮協從卜不習吉　禮記表記曰卜筮不相襲注襲因也十不襲吉襲吉與習古文通禹拜稽首固辭　堯典禹拜稽首帝曰毋儀禮敢固辭汝諧堯典往汝諧　哀十一年傳曰一習吉左傳哀十年趙孟曰論語子惟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遂復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　汲郡古文曰帝舜三十三年春正月夏后受命于神九州　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　汲郡古文曰帝舜三十五

年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來朝墨子引禹誓云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詩隰桑敘曰君子在位在野小人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鄭史伯曰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閻若璩曰以辭伐罪三旬苗民逆命閻若璩曰本左傳文若璩曰左傳知瑤伐齊曰以王聞榮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降退修教而復之因壘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之因壘而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梅鷟曰本易之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益謙漢易盈爲滿僞古文蓋本之此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孟子曰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趙岐曰書尚書逸篇棟案此當作舜典中史臣所記如此若益贊于禹拜昌言曰俞閻若璩曰全用皋陶謨文班師振旅閻若璩曰左傳襄十年荀偃士匄請班師又曰出竟治兵入曰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淮南子曰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而三苗服高誘曰三苗叛禹禹以禮樂而服之韓非子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皇甫謐帝王世紀亦云蓋秦漢之人皆有是說但僞書旣稱有苗格何皋陶謨猶云苗頑弗即功乎此事亦未可信

五子之歌

乃盤遊無度無逸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田敢盤于遊田

畔援歸自洛五子咸怨畔援歸自洛閻若璩曰帝太康元年畋于洛表汲郡古文曰帝太康居洛汭畋于有洛之表

羿入居有窮后羿閻若璩曰書有古今文之別尚書古文中庚續之者四年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是也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序云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歌以記之者五子之歌是也

可上也韋昭曰書逸書民可近可近也而不可上不可上也而不可近也

淮南泰族訓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郭基長則土安愚夫愚婦禮中庸曰愚夫愚婦之愚一也

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晉語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韋昭曰三失三失

人也明著也不見未形也成十六年夏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說苑曰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懍懍焉如以腐索御奔馬說文曰古文御作馭从又从馬禦案經傳無言六馬者鄭駿五經異義曰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周四馬曰乘顧命曰皆布乘黃朱以爲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也乃知六馬之謬

奈何不敬召誥曰曷其奈何不敬

內作色荒外作禽荒越語曰出則禽荒入則酒荒

甘酒嗜音峻宇彫墻戰國策梁有一于此未或不亡閻若璩曰

紂作酒池可以運舟糟丘可以望七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而紂之沈湎自若也

紂爲鹿臺糟丘酒池可以運舟而牛飲者三千人

紂爲糟丘酒池宮牆飾以美女錦衣而戲於其間

紂爲酒池糟堤可以望七里

紂爲酒池可以運舟

紂爲酒池肉林

紂爲酒池可以運舟縣肉爲林

紂爲酒池糟丘可以望七里

紂爲酒池糟丘可以運舟

嗣征

嗣侯命掌六師鄭注書序云嗣臣名棐案義和廢厥職序云羲和湎淫以嗣爲嗣侯見汲郡古文羲和廢厥職

廢時酒荒于厥邑越語曰入嗟予有衆湯誓曰今聖有謨訓明乃有衆

酒荒則酒荒

徵定保閻若璩曰襄廿一年祁奚曰詩云惠我無疆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蓋動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杜注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晉大改

助爲訓實因惠訓之訓而改之也

覺失笑夫經說理造極每歲二

所不遑者猶以入夏書吾未信能默明眼人也

每歲孟春陸奎勳曰子讀嗣征至每歲孟春不遑以入夏書吾未信能默明眼人也

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襄十四年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閻若璩曰周禮小宰職正歲帥治官之屬

遒人以木鐸

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顧炎武曰復厥德孟子曰太甲顧乃季秋月朔覆湯之典刑

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閻若璩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

命嗣侯帥師征羲和昭十七年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汲郡古文曰帝仲康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爲災惟建巳之月以陰侵陽以臣侵君先王忌之夏家則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家則樂奏鼓祝用辭雖有四月六月之別皆謂之正月而僞作古文者遂曰乃季秋月朔云云不知瞽奏鼓等禮夏家正未嘗用之於九月也是徒知厤法而未知三代之典禮也棐案梅賾據汲郡書故不用左氏四月之說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四曰政典荀子君道篇曰先時者殺無赦解嬰以爲出周書

奉將天罰湯誓曰惟恭行天之罰牧誓曰致天之罰

玉石俱焚周書世俘篇云焚玉

嗚乎威克厥愛允濟

閻若璩曰晉書束晳傳引古文曰威克厥愛雖小必滅雖大必克荀子君道篇曰威克其愛雖小必滅愛克其威雖大必亡詞曰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無咎威克厥愛允濟出左傳昭二十三年傳

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外傳魯語曰桀奔南巢

惟有慙德左傳襄廿九年季札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宏也而猶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襄二十二年公孫僑曰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

惟天生民有欲周書文酌解曰民生而有欲民墜塗炭孟子坐于塗炭應璩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濟烝民于塗炭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墨子非命篇三引仲虺之告一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龔悆厥師一曰帝伐之惡用闕師一曰帝式是增用爽厥師悆一作爽者周語韋襄公曰晉侯爽二吾是以云韋昭曰爽當爲悆字之誤也闕若璩曰墨子言桀執有命湯特非之曰悆師曰闕師曰爽師此豈吉祥善事而僞作古文者易之曰式商受命用爽厥師訓悆爲明不與墨子悖簡賢附勢實繁有徒昭二十八年司馬叔游曰鄭書曰惡平實蕃有徒直醜正實蕃有徒周書芮良夫解曰若苗之有秀若粟之有秕孟子惡莠恐其亂苗也小大戰戰詩戰戰兢兢惟王不邇聲色孔仲尼合仲夏止聲色仲冬去聲色克寬克仁魯語曰湯以寬治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孟子居亳學者咸以亳本帝嚳之墟在禹貢豫州洛河之間今河南偃師西二十里尸鄉之湯亭是也謚孝之事實甚失其正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按地理志葛今梁國寧陵之葛鄉是也湯地七十里葛又伯耳封域有制葛伯不祀湯使亳衆爲之畊有童子餉食葛伯奪而殺之計寧陵至

偃師八百里而使亳衆爲畊有童子餉食非其理也今梁有二亳南亳在穀熟北亳在蒙非偃師也伯仇餉初征自葛即孟子之伯仇餉初征自葛孟子之書是也閻若璩曰孟子一語繫於亳衆往畊下此古文湯征篇文也而湯一征自葛始亦應爲其文今闕以仲虺之誥非也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孟子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南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故仲虺之誥其君弔其民天下咸服則東征則西夷怨南征則北狄怨曰奚爲後我后來其蘇也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左傳子皮曰仲虺之志云固存國之利也又中行獻子語同又隨武子曰兼弱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攻昧武之善經也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德日新萬邦惟懷易大傳曰日新之謂盛德左傳曰小邦懷其德建中乎民孟子曰湯執中子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荀子堯問篇曰其在仲虺之言也曷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呂氏春秋曰楚莊王曰仲虺有言曰諸侯自爲曷師者王曷友者霸自爲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

莫如已者以吳子曰昔楚莊王曰寡人好問則裕古文禮記中
聞之能舉其師者王能舉其友者霸庸曰好問近乎愼閻若璩曰表記子曰殖有禮覆昏暴左傳齊
知愼厥終惟其始閻若璩曰君子愼始而敬終殖仲孫曰
親有禮覆昏暴霸王之器也閻若璩曰晉語公孫固曰吾文公
始有禮矣樹于有禮必有艾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降有禮
之謂
也

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帝王世紀曰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
閻若璩曰書序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
邦作多方多方曰王
來自奄至于宗周誕告萬方誕告出盤庚萬
方出逸湯誓惟皇上帝降衷
于下民梅賾曰降衷取諸夫差曰天降衷于吳閻若璩曰晉語
梁山崩曰以君之靈鬼神降衷內傳劉子曰民受天地
之中以生又天誘其衷若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韓非子說林曰孔子曰寬哉
若有恒性韓非子說林曰孔子曰寬哉
不克于利繫哉民性有恒王
應麟曰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大甲言誠
之始也棟謂言仁言性言誠皆見僞尚書其不可據也明矣夏
王滅德作威左傳臧哀伯曰滅德立違洪範曰維辟作威作威
何害於爲君大誓數紂之罪云作威殺戮亦誤惟

若陳云無倚勢作威乃不與洪範悖耳
無不徧論也哀十六年左傳叶天無幸天道福善禍淫國語單襄公曰天道賞善
而罰淫左傳士貞子曰神福仁而禍淫降災于夏閻若璩曰徵子天肆台小子湯誓曰非台小子敢用
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漢石經論語堯曰篇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帝
永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以與爾有衆
聖與之戮力尚賢篇云湯誓曰聿求元
請命閻若璩曰淮南泛論云高皇帝云云以與百姓請命若將隕
命于皇天漢書賈捐之曰賴漢初與爲百姓請命
于深淵哀十五年芈尹蓋曰隕于深淵則天命
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國語單襄公曰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
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閻若璩曰韋昭注云先王之令文武之
教也夫匪襄公周臣也以周臣而對周天子而述周令其爲鑿
然可信無疑而僞作古文者乃竄入湯誥中其不足信可類推矣
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

有罪無以爾萬方論語堯曰篇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孔安國注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閻若璩曰安國疏昏古文二十五篇中有湯誥者乎余是以知予小子履一段必非眞古文湯誥之文蓋斷簡也又曰墨子引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有辠萬夫有辠在余一人墨子生孔子之後書未焚也內史過又生孔子之前書尚未闕也而所引之書同于論語者皆爲湯誓則予小子履一段其爲古湯誓之辭無疑矣古湯誥載見殷本紀蓋作誓者一時而作誥者又一時也馬遷時張霸之徒僞古文未出而所見必孔氏壁中物其爲眞古文湯誥無疑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唐書王元感傳張柬之曰書稱成湯既歿太甲元年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孔安國曰湯以元年十一月崩顧命乙丑朔伊尹祠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唐書王元感傳張柬之曰書稱成湯既歿太甲元年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孔安國曰湯以元年十一月崩顧命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則成王崩至康王麻冕黼裳凡十日康王始見廟明湯崩在十一月此賀訖以十二月祇見其祖顧命見廟訖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則崩及見廟是周因於殷也揔謂如張柬之說則知梅頤竊顧命之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商頌烈祖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左傳王孫滿曰昔有夏之方有德也墨子引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翔在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毛氏萇詩而曰文王之時德及鳥獸洽于巢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司馬相如諭巴蜀檄子弟之率弗謹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閻若璩曰降災又天禍許國而假手于我寡人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唐石經朕載自亳書序曰伊尹相湯伐桀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孟子曰伊訓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趙岐曰伊訓商書逸篇名鄭康成注書序曰鳴條南夷地名孟子引舜卒于鳴條東夷之地或云陳留平丘縣今有鳴條亭是帝王世紀曰伊訓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又曰夏師敗績

乃伐三朡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三朡在定陶於義不得在陳留與東夷也今安邑見有嗚條邑昆吾亭云云代虐以寬閻若璩曰禮記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閻若璩曰名誥有今王嗣受厥命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爲初即位告戒之辭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閻若璩曰禮記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孝經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　先王肇修人紀閻若璩曰上世之士人綱人紀爲人雄解嘲曰孔傳云始修爲人綱紀全用解潮之文　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商頌先民有作語曰昔日先民　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荀子臣道篇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逐又曰敬而不順者不忠者也　與人不求備閻曰論語無求備于一人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敷求出詩抑篇墨子尚賢篇曰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輔而身又曰於先王之書堅年之言然曰睠夫聖武知人以屏輔而身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遴擇賢者以爲其羣屬輔佐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論語侮聖人之言　逆忠直遠者德逸周書有比頑童鄭語史伯曰王惡角禹豐盈而近頑童第四章者德篇昭曰頑童昏時謂亂風維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墨子非樂篇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恆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黃經乃言曰嗚呼舞作作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日殃其家必懷喪　臣下不匡其刑墨辨見上卷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大較本墨子而有詳略耳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降之百祥墨子作日祥似詳上日易文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傳寫之訛詳見上閻若璩罔大墜厥宗易大傳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漢昭烈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

大甲上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詩商頌曰實維阿衡毛傳云阿衡伊尹也先王顧諟天之明命

禮記大學大甲曰以承上下神祇論語薦爾于上下神祇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商頌實惟阿衡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禮記稱衣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祇爾厥辟不辟忝厥祖禮記坊記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左傳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孟子曰坐以待旦淮南修務曰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無越厥命以自覆緇衣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　愼乃儉德左傳御孫曰儉德之共也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緇衣大甲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孟子伊尹曰予弗狎于弗順放大甲于桐左傳密邇仇讎孔叢子曰商書曰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順王始卽桐邇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遂王往居憂克終允德見上

大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孟子曰太甲顚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大甲悔過自怨自艾于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閻若璩曰周語內史興曰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后卽冕服又前篇內史過曰夫晉侯非嗣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表記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災書辟統傳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欲敗度縱敗禮左傳昭十年子皮曰書曰欲敗度縱敗禮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緇衣大甲曰天作孽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德既往背師保之訓左傳楚王曰未嘗習師保之教訓其王曰未嘗習師保之訓之德左傳臣其敢不從以振救困窮　後我后后來無罰孟子曰淮南修務曰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布德施惠後我后后來其無罰復言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論語曰視思明聽思聰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后來其無罰是也而奈何后來其蘇既言入仲虺之誥中后來其無罰復言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聰楚語伍舉曰臣聞人大甲中篇中耶　

國君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

大甲下

惟天無親　左傳周書曰享于克誠唐虞時未有誠字至伊尹告皇天無親

克誠誠字始見于此此西山之言也嗚呼僞書安可據哉　與亂同事罔不亡　韓非子曰與亂國同事者不可存也淮南說林曰與亂同道難與爲謀　克配上帝　周詩克配上帝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梅鷟曰取諸中庸之行遠自邇登高自卑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文王世子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　閻若璩曰禮記稱世子今入伊尹曰以訓長君非也又云禮記作一有元良首也遂以此語實之郭璞曰元良未聞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　路史諸朕復子明辟　戰國策曰天難諶命靡常　閻若璩曰君奭曰天命不易天難諶　大雅曰天難諶斯又云天命靡常　常厥德　常厥德卽易恆其德也　九有以亾　墨子非樂篇曰九有以亾夏王弗克庸德　中庸庸德之行

皇天弗保監于萬方　大雅皇矣上帝作神主　大雅百神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　緇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　注云吉當爲詰古文告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詰書序以爲咸有壹德今亾　以有九有之師　商頌奄有九有商先哲成湯革夏正商周書多士曰乃命爾先哲成湯革夏

德二三　詩二三其德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　閻曰召誥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

又曰今王嗣受厥命又曰王乃初服　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孔安國注云終始如一惟聖人耳　梅氏以孔傳尚書故用其語閻若璩曰荀子議兵篇愼終如始終始惟一夫是之謂大吉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德無常師　論語曰而亦可以無常師之有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呂氏春秋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　棟謂王肅王肅七廟以駁鄭氏故嘗疑僞尚書其語此又竊其意而變其詞

王肅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　國語引夏書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大禹謨既襲用其語也

說命上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左傳請免喪其惟弗言論語
憂宅宗亮陰三祀既免喪而後聽命書云
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明哲實作則左傳昭六年叔向
曰書曰聖作則王言惟作命不言臣
下罔攸稟命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
故弗言俱見下呂氏春秋曰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
方余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高誘曰類善茲此恭默
思道祕康幽憤詩云寿時恭默思道詳見下夢帝賚予良弼書序曰高宗
語曰君子獨居思道古文曰武丁三年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見下說築傅巖
夢求傅說得之
之野孟子傳說舉于版築之間書序
使百工營求諸野得之傅巖發立作相殷本紀曰寘以
曰伊尹尚廚之臣也傳說殷之胥靡也皆上相天子至賤也賈
誼服鳥賦云傅說胥靡兮迺相武丁隱五年公羊傳曰天子三
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惠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
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俱見下若

藥弗瞑眩厥疾弗廖孟子曰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廖趙岐曰書逸篇曰
厥足用傷楚語白公子張曰若于何自河徂亳于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
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
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
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汝作
礪若津水用汝作舟若天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
不瞑眩厥疾不廖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說苑曰孔子
跣不視地厥足用傷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說苑曰孔子
直人受
諫則聖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汲郡古文曰成王元
年命周文公總百官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
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新曰奉若天
命墨子尚同曰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邦設都乃作后王
君公百用泰也輕大夫師長百用佚也維辨使治天均又云古
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惟天聰明法言問
此非欲用說也唯辨而使助治天明明也惟天聰明篇惟

天爲聰惟　惟臣欽若出　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
天爲明　　　　　堯典　　　　　　　　　　　　　　
笥惟干戈省厥躬在笥惟干戈省厥躬鄭注曰兌當爲說謂殷
高宗之臣傅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尚書篇名爵罔及惡德惟其
也管子大匡篇從列士以下有善衣裳賀之爵罔及惡德惟其
賢見　有備無患本左傳　無啟寵納侮左傳士弼卒曰啟寵納侮其此之謂矣　黷于祭
下

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縞衣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
敬事煩則亂事神則說乃言惟服　詩我言
難鄭注云純或爲煩說乃言惟服　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昭十年左傳子皮曰非知之實難將
在行之司馬法曰非知之難行之難

說命下

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
終罔顯案汲郡古文云小乙六年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學于甘
盤是言居河就學于甘盤非既學之後復入于河也故
楚語白公子張云昔武丁能貸其德至於神明以入于
河自河徂亳入于河往就學也自河徂亳入即位也　若作和

羹爾惟鹽梅　商頌亦有和羹既戒既平注云詩頌殷中宗
左傳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鹽梅以享魚肉爾爻
脩予罔予棄　楚語白公子張曰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敏廣
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又故三年默以思道
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爲輔又恐人求
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儀謀曰必交脩余無余弃也　人求
多聞周書芮良夫曰古人求多聞以監戒楚
語子高曰人之求多聞善敗以監戒也　事不師古以克承
世匪說攸聞　史記秦始皇本紀博士淳于越曰惟學遂志務時
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

敏厥脩乃來　學記兌命曰敬遜務時敏厥脩乃來惟敎學半　學記兌命曰學半念終始典
于學　文王世子學記引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汲
郡古文曰武丁六年命卿士傅說視學養老　監于先王成
憲其永無愆　孟子曰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昔先正保衡　縞衣
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云昔我有先正周詩羣公先
正君奭在大甲時則有若保衡
恥若撻于市　孟子述伊尹曰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又
云若撻之于市朝曹植求通親親表曰伊尹恥其
君不爲　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　孟子曰伊尹思天下之民匹
堯舜　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

者若已推而納諸溝中　佑我烈祖商頌嗟嗟烈祖格于皇天君奭曰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閟若璿曰傳毅迪志詩曰於赫我祖顯于殷國二迹阿衡克光其則注曰阿衡伊尹也古文尚書曰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故曰二迹也言傳重耳曰敢奉揚左傳重耳曰敢奉揚法則也　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天子之丕顯休命

大誓上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皆本書序惟十有一年較異耳王曰嗟我友邦冢君牧誓曰嗟我御事洛誥曰越友邦冢君自乃御事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莊子達生曰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後漢書劉陶曰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梅氏以陶通古文故附會其說亶聰明閟曰詩曰亶不聰中元后作民父母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梅鷟曰荀子君子舉賢故一人有罪三族皆夷德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以世也先祖當賢子孫必顯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此因行雖如桀紂之句故莧入誓辭孟子曰士無世官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專在于宮室臺榭陂池苑囿焚炙忠良所謂炮烙之刑剖孕婦墨子尚鬼曰昔者殷王紂剖孕婦觀其胎無告帝王世紀曰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觀政于商閟今文大誓四月觀兵事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墨子天志曰大也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弃厥先神祇不祀乃曰犧牲粢盛既于吾有命無廖僝務天下天亦縱弃紂而不葆犧牲粢盛既于凶盜微子曰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閟若璿曰晚出古文于弃厥先神祇不祀下增犧牲粢盛二句以合箕子之言刪去天亦縱弃紂而不保一句以便下接孟子乃曰吾有民言豈墨子所見別有一篇太誓乎亦可謂舛矣有命罔懲其侮墨子非命篇曰於大誓曰紂執有命也又云大命不摯鬼神禍厥先神禔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漏天亦縱之弃而弗葆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而不祀也誓之言嘿曰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弃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務天亦不弃縱而不葆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孟子曰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

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趙岐曰尚左傳隱十一年云不度德不量力又昭二十四年萇宏曰同德度義臣三千惟一心管子大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韓非子曰是其貫將滿也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鉤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又云受命於祖詩乃立冢土欲天必從之周語引者二左傳襄二十一年同韋昭曰今周書大誓無此言其散亾乎爾尚弼予一人湯誓曰爾尚輔予一人

大誓中

惟戊午書序一月戊午一西土有眾咸聽朕言湯誓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吉人出易大傳文傳詩惟日不足出左傳詩惟日不足播弃黎老尸子曰昔商紂有臣曰王子須弃黎老之言而用姤息之謀墨子尚鬼曰昔者殷王紂播弃黎老賊誅孩子楚毒無罪昵比罪人牧誓曰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朋家作雒梅鷟長是信是使是昵比罪人之事朋家作雒梅鷟曰僖九年邵芮曰亾人無黨有黨必有雒此因微子方與相為敵雒言之降黜夏命書序成王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墨子非命云於去發曰為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朕夢協朕命謂敬不可行謂暴無傷詩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周語單襄公曰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韋昭曰大誓伐紂之誓也故故事也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左傳萇弘曰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論語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論語堯曰篇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孔安國注曰親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闇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箕以釋之而若瓌曰安國于論語周親仁人之文則引管蔡微箕以釋之而周之才不如商干尚書之文則釋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而商之才又不如周其相懸絕如是豈一

人之手筆乎棟又案墨子兼愛曰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大事云云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四語相連今梅氏隸章取義何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尚書篇名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見上說苑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今朕必往閻若璩曰今朕必往此是湯初興師告諭亳眾之言今入武王口中共時武王師已次河朔羣后畢會何必爲此言不幾贅乎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孟子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張于湯有光趙岐曰大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大誓也今之尚書大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見牧誓曰勖哉夫子見牧誓與古大誓同諸傳記引大誓皆古大誓也閻若璩曰無畏宥罪無畏宥罪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宥罪爾也非敵百姓也此武王之詞若崩厥角稽首閻若璩曰無畏宥罪爾也非敵百姓也此武王之詞若崩厥角稽首則敘事之詞今皆以爲武王口氣不愈失孟子之文義乎

大誓下

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墨子非命曰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自絕于天漢書霍光傳曰光謂昌邑王曰王行自絕于天斬朝涉之脛而萬民叛剖賢人之心高誘曰斬音卓淮南主術曰紂斬朝涉之脛高誘曰斬音卓淮南俶眞曰夏桀殷紂播生人之心折才士之脛高誘曰賢人比干也崇信姦回閻若璩曰牧誓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摘取崇信二字宣四年王孫滿曰商紂暴虐其下又有姦回昏亂之句襄三十三年閔馬父曰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閻若璩曰王制曰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令曰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漢書禮樂志曰書序殷紂斷棄祖宗之樂乃作淫上帝弗順祝降時喪墨子非命曰於去發曰上帝不聲用變亂正聲以悅婦人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恭行天罰梟陶謨曰予思日孜孜以非之○爾其孜孜奉予一人執有命而行武王爲大誓去發以非之○爾尚輔予一人有言古人有言曰牧誓古人有言曰閻若璩曰淮南道廣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牧誓古人有言曰伊訓曰予則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荀子議兵曰湯武誅桀紂若誅獨夫紂此之謂也獨夫受荀子議兵曰湯武誅桀紂若誅獨夫紂此之謂也樹德務滋除

惡務本左傳伍員曰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
其尙速果毅左傳曰殺敵爲果致果爲毅
方顯于西土周書商誓曰斯用顯我西土墨子大誓曰文王若
日若月作光于四方于西土又云昔者文王之
顧命誕受羑若多方予克受非子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子非朕文
考有罪惟子小子無良郟注曰此武王誓衆以伐紂
辭也今大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亡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漢書律曆志武成篇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公羊傳曰惟十有四月既死霸
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律曆志武成篇曰若翼日癸巳武王朝步自周于
征伐紂周書世俘曰惟一月壬辰旁生魄越翼日癸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紂厥四月哉生明王來

自商至于豐律曆志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魄乃偃武修文歸
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樂記曰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
之陽而勿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史記曰縱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墟偃干戈振兵釋旅示天下不復用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禮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
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設奠于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逶迤奔走
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律曆志武成篇曰粵若翼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周書世俘曰越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位用爵于天位越五日乙卯武王朝至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者言功業已成故也惟先王建邦啟土周語曰昔我先王世后稷啓基王迹史記周本紀作
王端拱穆俗本國語脫王字自其勤王家衛孔悝鼎銘曰其勤公家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
左傳周書數文王之德曰惟九年大統未集案汲郡古文帝辛三十三年王錫命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曰
西伯得專征伐四十一年惟暮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亦謂逸周書曰文王受命九年惟暮春三月丙午伯昌薨此僞武成所據又

受專征伐之命　孑小子其承厥志　閻若璩曰中庸武王善繼人之志今改作承厥志者不宜全寫中庸也但中庸所謂志者制禮作樂之志也此所謂志欲集大統之志也語順而志荒矣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　周書商誓曰上帝弗顯乃命朕文考曰殪商之多罪紂肆子小子發弗敢忘天命朕考周語曰以大蔟之下宮布令於商郊昭文德底紂之多辠辠昭曰商紂都也底致也既殺紂入商之都發號施令以昭文王之德致紂之多罪大蔟所以贊陽出滯蓋謂釋箕子之囚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也　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　墨子兼愛曰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祇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閻若璩曰玩其文義乃是武王既定天下後望祀山川或初巡守告宗禰禰之辭非伐紂時事也棟案閻說良是時紂尚在武王不得稱王大明之詩至牧野臨敵猶曰維予侯興則知伐紂以前无稱王之事也橫渠張子謂此事閒不容髮一日之閒天命未絕則是君臣敵哉斯言无以加矣由是言之易詞王用亨于岐山王用亨于帝其非文王明矣　暴殄天物　王制曰田不以禮曰暴天物　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左傳申無宇曰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王萃淵藪故夫致死焉　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　見上　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墨子曰蠻夷醜貉閒若璩曰左傳北宮文子曰蠻夷帥服　肆子東征綏厥士女　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孟子曰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篚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郭璞爾雅注逸周書曰剝我周王超岐孟子注曰惟爾有神從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文　左傳申行獻子伐齊將濟河禱曰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又曰惟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日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又曰惟爾有神裁之又公子城既戊午師逾孟津　序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　周語曰王以二月癸亥陳未畢而雨漢書律曆志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予序曰王以二月癸亥陳未畢而雨漢書律曆志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陳甲子昧爽而合矣　牧誓曰王朝至于商郊牧野陳甲子昧爽　時甲子昧爽　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　大雅曰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矣于牧野維予侯興　前徒倒戈　史記曰紂師雖衆皆無敵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戈以戰以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　血流漂杵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王充論衡曰

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案一戎衣天下大定禮中庸武成亦見之一戎衣天下大定日壹戎衣而有天下辨見上卷大公六韜曰古之聖人聚人而爲家聚家而爲國聚國而爲天下陳其政教順其民俗各樂其所人愛其上命之日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此用呂氏春秋復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此用呂氏春秋復釋箕子囚封比盤庚之政之說也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荀子大略篇曰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哭比干之墓天下鄉善矣史記曰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以振貧窮命閎天封比干之墓漢書張良傳曰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式箕子門封比干墓散克商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并見上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論語堯曰篇曰是列爵惟五分土惟三鄭注王制曰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漢書地理志曰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閎若璩曰疏引孟子班爵祿章非是孟子爵雖五等地實三不合蓋直用漢書地理志也益驗說出書多出漢書重民五教惟食喪祭論語堯曰篇曰所重民食喪祭垂拱而天下治管子任法篇垂拱而天下治董仲舒對策曰垂拱无爲而天下治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魯語仲尼曰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

四夷咸賓爾疋纂詁曰賓服也畢獻方物左傳諸侯各以其方物來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魯語仲尼曰肅慎氏貢楛矢先生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又曰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易物惟德緊物　狎侮君子論語曰狎大言閻若璩曰表記子曰不貴異物賤用物不貴難得之貨而器狎侮死焉而不畏也

無用之物犬馬非其土性不畜閻若璩曰左傳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惟所寶惟賢本大學張衡東京賦曰則遁人所納之無不如志　所寶惟賢所貴惟賢所寶惟穀論語九例取安左傳遠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梅鷟曰爲山取諸論語九例取山當以百例計也且孔子諸孟子閻若璩曰非可言九例爲譬語如書言則正語矣允迪茲皇陶謨允迪厥德

微子之命

殷王元子左傳陽虎曰微子帝乙之元子也　惟稽古今文大誓曰惟稽古立功立事又冊董賢語見下易崇德象賢士冠禮曰繼世以立諸矦象賢也作賓于王家易利于王閻若璩曰左傳宋樂大心曰我於乃祖成湯閻若璩曰乃祖字出盤庚周爲客改客作賓在位之字克齊聖廣淵左傳大史克曰皇天眷佑閻若璩曰誕受厥命閻若璩曰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見周書撫民以寬除其虐祭法曰湯以寬治民踐修厥猷閻若璩曰見周書而除其虐國語同文元年踐左傳王謂管仲曰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怠往踐乃職無修舊好左傳祝佗曰管蔡啟商基開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三年不齒逆朕命庸建爾于上公漢書董賢傳上以賢爲大司馬衛將軍冊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于公以爲漢輔以蕃王室左傳子展曰堅事晉楚以蕃王室無替朕命漢書王莽傳莽策命孺子曰往踐乃位毋廢子命

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左傳祝佗曰周公爲大宰汲郡古文曰成王元年命冢宰周公總百官閻若璩曰冢宰字見周禮百工字見虞書羣叔流言羣叔金縢曰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周書作雒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孔晁曰郭凌地名以車七乘左傳祝佗曰管蔡啟商基開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三年不齒見周禮大司寇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左傳祝佗曰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率德改行閻若璩曰爾尚二字見酒誥蓋前人之德見魯語臧文仲曰孟孫善字矣其可以蓋陽伯率乃祖文王之彝訓辨見上卷無若爾考之違而字其後于魯乎王命見上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左傳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杜預曰逸書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周書嘗訓曰愼微以始而敬終乃不困左傳衛太叔文子曰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杜預不云周書而云逸書故梅賾竄入蔡仲之命以蕃王室見微子之命

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章昭注周語云聘問也聘者王者所以撫萬國存省之巡侯甸見下四征弗庭左傳以王命討不庭又曰同討不庭六服羣辟孔疏曰周禮成禮於庭甸侯邦伯男卿大夫士庶人皆在庭中六服此惟言九服此惟言九服者古文曰成王十九年王巡守侯甸方岳召康公從歸于宗周遂正百官序六歸于宗周董正治官汲郡古文曰還歸在豐作周官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梅鷟曰取諸老子爲之于未亂未有國之于未亂揀案漢書何奴傳楊雄上書曰臣聞六經之治貴于未亂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典臬陶謨萬國咸寧見易夏商官倍明堂位曰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文雖不同見夏商官倍于唐虞也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羅義曰太師太傅太保非三公也然則何官曰此太子三公也周禮禮保氏序官疏引鄭小同所說鄭志云趙商問曰案成王周嘗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即三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六年時則三公自名師保起之在前何也答曰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案孔氏逸書無周官趙商據以爲說此必見緯書及書大傳梅氏即用之以入周官也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漢書丙吉傳三公典調和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文王世子曰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少師設四輔及三公子曰若稽古帝堯曰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少傅少保曰三孤閻若璩曰公孤見周禮太師太傅太保少師少傅少保見賈子新書今案周禮孤卿于三公之下卿大夫之上而無三孤賈子有三公三少之數而非三孤之稱今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則正用賈生保傅之語而特創三少之少字從貳公宏化鄭注特卿三少之名周禮之孤字耳考工記九卿注云六卿三孤周禮乃立天官冢宰王制云三孤无職佐公論道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又曰六典以統百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周禮曰乃立地官司徒典三曰禮典以統百官司徒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太宰曰二曰教典以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敷五典擾萬民冢宰曰掌邦治統百官而均四海周禮司徒掌十有二教鄭注曰有虞氏五而周有十二焉據此周禮無敷五典宗伯掌邦禮治神人之文周有六典教典爲司徒與唐虞異也宗伯掌邦禮以佐王和上下周禮曰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周禮曰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又云凡制軍

王六軍詩云整我六師顧命云張皇六師也司寇掌邦禁詰姦慝皆以六軍言六師故亦變六軍言六師其屬而掌邦禁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司寇掌邦刑暴亂周禮曰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詰四方又云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以佐王刑邦國又云佐王刑邦國詰四方

士周禮小宰職曰六曰冬官掌邦事　居四民周初士不在四民之列始于管子之士鄉各率其屬見于四岳諸侯各朝於方岳大明黜陟左傳曰再會而盟以顯昭以倡九牧九牧見逸周書六年五服一朝左傳昭十三年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六年五服諸侯一時朝王即此再朝而會是也此傳之文與尚書正合而不知梅氏竊左傳及杜註而反以公滅私說文曰所以昭信義也再會王一巡守盟于方岳之下正義曰杜言巡守盟于方岳之下本此傳及杜註而為之耳黜陟幽明杜預曰十二年而一盟陟見堯典會出惟行弗惟反向封事中語劉以公滅私倉頡作書背厶者謂之公閻若璩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左傳子產曰文六年臾駢曰以私害公人政叔向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學墻面論語正墻面而立業廣惟勤辨見上卷位不期驕祿不期侈閻若璩曰戰國策曰平原君引公子與應侯曰粱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恭儉惟德左傳曰儉德之共也閻若璩曰恭儉出孟子無載爾僞左詩曰淑愼爾僞弗畏入畏太元云家不畏出禮入刑刑以正哀故傳云若乃不畏則入可畏之刑用范注也推賢讓能荀子非十二子曰賢讓能而安隨其後如是者寵則必榮庶官乃和不和政龐閻若璩曰亦用劉向封事中語

君陳

惟爾令德孝恭閻若璩曰周語單襄公曰曜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古文論語曰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包咸曰孝于惟孝美大孝之詞梅賾讀惟孝連友于兄弟弟俗本遂改孝命汝尹茲東郊汲郡古文曰成王十一年王命于為孝乎非也命汝尹茲東郊周平公治東都沈約案周平公即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序云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昔周公師保萬民左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股肱周室師保萬民黍稷非馨明德惟馨閻若璩曰左

傳所引者書所謂我聞者
曷聞哉聞諸宮之奇而已　惟日孜孜舉陶謨曰予
若不克由聖繙衣君陳云未見聖若已弗
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爾
惟風下民惟草論語曰君子之德
風小人之德草　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繙曰君
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荀
子亦云庶言同無則繹二字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
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
惟良顯哉坊記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
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
春秋繁露所引與坊記同云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古之
其美善則稱君過事君之法然君不可以是告其臣順之一字
其弊爲諛有善歸主李斯所以亾秦也曾是以爲良顯乎閻復
之君誦斯言則歸過求名之疑不可解矣閻若璩曰爾有嘉謀
嘉猷等語出于臣工之相告誡則爲愛君出于君之告臣則爲
導諛導諛中主所不爲而爲三代令辟如成王爲之乎陳謂坊
記所引必別有所指後儒不疑後出古文而追咎成王過矣且
果成王失言孔子胡爲錄之以
訓後世乎梅賾此等最爲害理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
曰宥爾惟勿宥梅賾曰取諸文王世子　無求備于一夫論語周
公曰之有司曰在辟　公謂魯
公曰無求　備于一人　必有忍其乃有濟國語富辰曰書有之曰
闇若璩曰成公十六年申
叔時曰民生厚而德正　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　惟民生厚

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漢書律厤志曰康王十二年六月戊
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
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
作策書豐刑梅賾襲其詞　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
汲郡古文曰康王十二年
公命召誥曰越六日乙未　以成周之
王卒乃命畢公保釐東郊
眾命畢公保釐東郊序云分居
里成周郊　王若曰嗚呼父師閻若璩曰父
師二字見微
子惟周公左右先王　悉殷頑民閻
若璩曰洛誥伻來毖殷大誥天亦用勤
毖我民序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　道有升降閻若璩曰襄二
其以宋　十九年叔向曰
升降乎　克勤小物晉語知
物故無大患韋昭曰物事也　正色率下公
羊

傳曰孔父正色而立于朝予小子垂拱仰成慎子曰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與焉仰成而已閻若璩曰漢書薛宣傳馮翊垂拱蒙成後漢書孝章八子傳曰清河王慶曰仰恃明主垂拱受成惟有道應曰武王之佐五人許愼注謂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毛公也武王于五者不能一事也然垂拱而受成功焉善乘人之資也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太公六韜曰旌別賢愚表其門閭彰善癉惡淑不知好惡改從僞書樹之風聲弗率訓典左傳文六年垂建聖哲樹之風聲又云告之訓典殊厥井疆序云分商俗靡靡疏云韓非子稱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服美于人驕淫矜侮將由惡終閻若璩曰襄二十七年叔孫曰服美不稱必以惡終雖收放心閑之維艱王應麟曰孟子周禮大司徒六德智仁聖義忠和鄭求放心之說也不剛不柔注和不剛不柔僞孔傳云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和此殷士而已此采鄭註而用其義若蔡傳則又郢書燕說矣澤潤生民荀子臣道篇澤被生民班而用其義若蔡傳則又郢書燕說矣澤潤生民荀子臣道篇澤加于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王大會諸侯于東都四夷來賓論語曰被髮左衽

君牙

惟乃祖乃父見殷厥有成績紀于太常周禮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周書嘗麥曰用大正順天思序紀于大常大常今作大帝乃知梅賾所據逸周書猶是善本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閻若璩曰惟予二字見康王之誥小子見顧命嗣守文武亦見顧命曰其能心之憂危若蹈虎冰克左右文侯之命曰亦惟先正克左右亂四方顧命曰亂四方而亂四方尾涉于春冰易曰履虎尾詩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閻若璩曰子翼見皐陶謨及周書周語大子晉曰謂其能爲禹殷肱心膂繼乃舊服無忝祖考左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纂乃祖考無忝乃舊宏敷五典弼五教爾身克正罔敢弗正論語曰其身正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緇衣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釋文資本又作咨梅鷟曰取諸老子圖難于其易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啟佑我後人咸

以正罔缺孟子曰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佈敷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問命

怵惕惟厥中夜以興若厲七發惕惕怵怵臥不得瞑聰明齊聖中庸聰明聖知詩曰人之齊聖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閟若璞曰禮記引大誓曰惟予小子無良孟子曰惟子小子朝夕以交戒我王楚語引衞武公曰朝夕以交戒我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楚語引衞武公曰朝夕以交戒我史老引武丁曰交修予無子弃也賈子曰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傳聞有道術者以衞翼前後左右及巧言令色見皐陶謨便便辟辟晉正人也後又曰太傅匡其不及見論語其惟吉士吉士見詩及立政充耳目之官耳目見皐陶謨

皇清經解卷三百五十二終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卷三百五十三

學海堂

春秋左傳補註

吳惠徵君棟著

棟曾王父樸菴先生幼通左氏春秋至耄不衰常因杜氏之未備者作補註一卷傳序相授于今四世矣竊謂春秋三傳左氏先著竹帛名爲古學故所載古文爲多晉宋以來鄭賈之學漸微而服杜盛行及孔穎達奉勅爲春秋正義又專爲杜氏一家之學值五代之亂服氏遂亾嘗見鄭康成之周禮韋宏嗣之國語純采先儒之說末乃下以己意令讀者可以考得失而審異同自杜元凱爲春秋集解雖根本前修而不著其說又其持論閒與諸儒相違于是樂遜序義劉炫規過之書出焉棟少習是書長聞庭訓每謂杜氏解經頗多違誤因刺取經傳附以先世

遺聞廣爲補註六卷用以博異說祛俗議宗韋鄭之遺前修不揜效樂劉之意有失必規其中于古今文之同異者尤悉焉傳之子孫俾知四世之業勿替引之云爾戊戌冬日東吳惠棟定宇序

隱元年經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蔑本姑蔑定十二年傳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是也隱公名息姑而當時史官爲之諱猶定公名宋哀廿四年傳宗人釁夏曰孝惠取于商不云宋也古人舍故諱新故哀爲定諱定不爲隱諱汲郡古文云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魏史不爲魯諱則此經爲隱諱明矣

傳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　管子曰國小而都大者弒

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　周書作雒云大縣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不舉中者從可知此周公相成王作雒所定之制故云先王之制公入而賦大隧之中　徐齊民北征記曰苑陵縣東南有大隧潤鄭莊公所闕

其樂也融融　融古文作彤張衡思玄賦展洩洩而彤彤舊注云洩洩彤彤皆和貌李善云左傳曰鄭莊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彤彤融與彤古字通案殽阮碑陰亦以彤爲融

注不皆與今說詩者同　余仁仲左傳字辨曰不皆與今說詩者同不皆相臺岳氏本作皆不誤也

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注諸侯已上既葬則衰麻除無哭位

諒闇終喪　樸菴子惠子曰荀卿云貨財曰賻輿馬曰賵衣
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贈弔及事禮之
大也荀卿所稱乃時王之禮故左氏依以爲說杜元凱遂借
以文其短喪之說誕之甚妄之甚

衛侯來會葬注諸侯會葬非禮也　諸侯五月同盟至先王之
禮也杜以卅年傳文爲據明同盟惟大夫有是理乎棟聞諸
家君云

二年傳脩惠公之好　兩國有前好而會盟者謂之脩好亦謂
之尋高誘戰國策注曰溫亦訓尋禮記中庸溫故曰脩溫亦作燖
而知新鄭注云溫讀如尋溫之溫尋溫也是尋與脩其義一爾

三年經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隋志曰推合己巳朔
傳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
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　子惠子
曰此所據古亦云然而柳子厚有駁六逆之說蓋唐以來始
有不信古者棟案管子五輔篇曰聖王飭八禮以道民八者
各得其義則爲人君者中正而無私爲人臣者忠信而不黨
爲人父者慈惠以教爲人子者孝弟以肅爲人兄者寬裕以
誨爲人弟者比順以敬爲人夫者敦慤與厖同以固爲人妻者
勸勉以貞夫然則下不倍上臣不殺君賤不踰貴少不陵
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凡此八者禮之
經也周語富辰亦云夫禮新不間舊則八禮之說古矣石碏

止舉六者禮諫有五風諫爲上碏爲君陳古義倍弒之事非所宜言又公方暱嬖人大婦之際所宜深諱是純臣之義也

四年傳敝邑以賦　服虔曰以田賦出兵故謂之賦正謂以兵從也朱子注論語用其說

五年傳則公不射　此指祭祀射牲夏官射人云祭祀則贊射牲司弓矢共射牲之弓矢外傳左史倚相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繫豕是也朱子據傳曰則君不射是以弓矢射魚如漢親射蛟江中之類恐未然

鄭人侵衛牧　詩靜女云自牧歸荑王質以爲郎春秋之牧邑成人侵衛注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郟鄉　羅苹曰郡有洫縣晉

爲東平國之剛平無剛父棟案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東郡濮邱縣南三十里有故郟都

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　案荀子議兵篇曰王者不屠城不潛軍不鬬欲潛軍之法公羊所謂詐戰非偏戰也

六年經鄭人來渝平注渝變也　案渝讀爲輸二傳作輸廣雅曰輸更也與懌悛改同釋泰詛楚文變輸盟刺謂變更盟刺耳渝更也平成也故經書渝平傳曰更成杜注自明而獨訓渝爲變必俗儒傳寫之譌服虔曰公爲鄭所獲釋而不結平於是更爲約束以結之故曰渝平是服亦訓渝爲更桓元年渝盟乃訓爲變古文渝輸通此經輸作渝乃古文之僅存者

納諸鄧注鄧晉別邑　案世本居篇云唐叔虞居鄧宋忠曰鄧

地今在大夏釋例云晉大鹵大原大夏參虛五名然則大夏卽晉地故杜以爲晉別邑

七年傳歆如忘　說文引云歆而忘服虔曰如而也臨歆而忘其盟載之辭古如而皆通用莊七年經夜中星隕如雨昭六年傳火如象之皆讀爲而

八年傳因生以賜姓　王充曰因其所生賜之姓也若夏吞薏苡而生則姓苡氏商吞燕子而生則姓子氏周履大人跡則姓姬氏

十年傳以王命討不庭　尒正釋詁庭直也謂諸侯之不直者

十一年傳爭長　服虔曰爭長先登受玉

工則度之　尒正釋器木謂之度亦作剫廣雅云剫分也

桓元年經公卽位　鄭衆曰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云古位立同字也棟案古鼎銘位皆作立見宋氏弢翁

傳目逆而送之　服虔曰目者極視精不轉也

一年經孔父注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　棟案孔父孔子之先也傳云孔父嘉爲司馬是嘉名孔父字古人稱名字皆先字而後名蔡仲足是也鄭有子孔名嘉說文曰孔从乙从子乙請子之鳥也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說文此訓蓋指宋鄭兩大夫故先儒皆謂善孔父而書字杜輒爲異說不可從也

傳立華氏也　立立證周法也立華氏爲證乃佐成孔父之罪下文所云是也言桓公受賕枉法

擊鏑游纓　游李善引作斿顏籀同以爲當从倝聲案說文無

旂字有游字云旌旗之流从从汙聲汙與泅同上形下聲不當音偃顏說非也蔡邕石經論語子游之游亦作旂旂當从从汙省聲游與旌旗字皆在从部从本音偃故子游名偃惠之二十四年唐石經廿四年下惠之三十年唐石經卅年棟案石經凡經傳中二十字皆作廿三十字皆作卅此古文春秋左氏傳本文也說文廿二十幷卅三十幷也古文省說文所以謂古文乃孔壁中文也蔡邕石經論語云卅而立又云年卅而見惡焉又云凡廿六章考工輪人云輪人爲蓋部長二尺桯長倍之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謂之枝鄭注云故書十與上二合爲二十字鐘鼎文如秦權微變鼎二十字作廿石鼓文周陽侯鐘三十字作卅此又金石文之可爲左證者今九經二十三十字皆當從石經改正

四年經渠伯糾注渠氏　案渠渠周邑昭廿六年傳劉子以王出次于渠注云周地然則伯糾蓋氏于邑者

五年經城祝邱　司馬彪郡國志曰琅邪邱春秋時曰祝邱闕駰十三州記曰卽祝魯之音蓋字承讀變

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　服虔曰言人者時陳亂無君則三國皆大夫也故稱人

傳蔡衞不枝　戰國策曰魏不能支高誘云支猶拒也支與枝同項羽傳莫敢枝梧如淳曰猶枝扞也

擸動而鼓　賈逵曰擸發石一曰飛石范蠡兵法曰飛石重十二斤爲機發行二百步說文擸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

追敵也从从會聲詩云其旛如林三國志太祖爲發石車擊袁紹注引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傳言旛動而鼓說曰旛發石也于是造發石車所云說者卽賈侍中說也杜以旛爲旃蓋本馬融追古文磓

注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　劉氏權衡曰此言不可以訓於世奈之何以其解經且是使亂臣賊子喜也何謂懼乎

六年經子同生　子惠子曰穀梁子曰疑故志之案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始與齊侯亂中間文姜未有如齊之事而于六年始書子同生明同爲桓公子此聖人筆削之微意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齊有猗嗟之詩爲莊公狩而作也其詩云展我甥兮亦嫌文姜之亂而證其爲齊之甥夫子刪詩存之與書子同生一例公羊傳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名敎大閑聖人于此安得而不愼乎知此則知聖人刪定六經之意矣三傳惟穀梁得聖人之旨其眞子夏之門人歟此論始于朱子近日汪鈍翁朱竹垞亦有論說與此畧同

傳薳章　王符曰螽冒生薳章者王子無鈞也令尹孫叔敖之孫也薳與薳同

奉牲以告　周禮充人曰碩牲則贊是也

瘈蠽　說文曰瘈小腫也一曰族蔡張有復古編云族从从矢昨木切蔡从灸系力軌切別作瘈癢非釋文云瘈本又作蔟蠽說文作瘵

嘉栗旨酒　劉光伯以栗爲穗貌詩云實穎實栗

接以太牢　服虔曰接者子初生接見于父與社異
與吾同物　物謂六物歲時日月星辰是也與桓公同日故云
同物古稱六物
唐稱祿命
八年傳無與王遇　遇敵也戰國策曰盼子復整其士卒與王
遇高誘云遇敵也敵猶當也故少師以爲不當王
十年傳齊人饋諸侯　饋說文引作氣云饋客芻米也
十有一年經宋人執鄭祭仲　祭仲氏仲名不稱行人聽迫脅以
逐君罪之也　劉光伯以祭仲是字鄭人嘉之又云祭仲本
非行人棟案五年傳云祭仲足爲左拒此年傳云祭封人仲
足世本載姓氏皆先字後名此與孔父嘉一例則仲字足名
確然無疑杜于五年傳注云祭足卽祭仲之字是專欲違舊

法以就其曲說劉氏規之是也　左氏無貶仲之文仲爲宋所
以爲行權釋例斥其挾僞以纂其君過矣　迫脅雖死無益于忽故公羊
傳君多內寵　服虔曰言庶子有寵者多
雍氏宗有寵於宋　服虔曰爲宋正卿故曰有寵
十二年傳坐其北門注坐猶守也　案兵法有立陳坐陳見尉
繚子立陳所以行也坐陳所以止也傳曰裹糧坐甲又云王
使甲坐于道又云士皆坐列司馬法曰徒以坐固荀子曰庶
士介而坐道及此傳坐其北門皆坐陳也杜訓坐爲守蓋未
通于古義
十三年傳舉趾高　趾漢書引作止高誘曰止足也鄭注士昏
禮曰古文止作趾

賴人注賴人仕於楚者　案賴卽厲也楚與國詳見後

盧戎　習鑿齒曰中盧縣古盧戎也釋文作廬

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　盛宏之荆州記曰荒谷今竹林是也又云注陵縣東三里餘有三湖湖東有水名長谷又西北有小城名曰冶父酈元曰湖水東通荒谷荒谷東岸有冶父城

十六年傳使盜待諸莘　服虔曰莘衛東地京相璠曰今平陽陽平縣北一十里有故莘亭道阨限蹊要自衛適齊之道也十七年傳彊場之事慎守其一　古文作畺易周禮有畺地易地呂君碑曰慎守畺易蓋用此文隸釋諱慎說文曰畺界也从畕三其界畫也或从彊土

復惡已甚矣　案韓非子亦載此事復惡作報惡鄭注大司寇云復猶報也杜訓爲重失之

十八年傳齊侯通焉　服虔曰旁淫曰通

莊元年傳不稱姜氏絕不爲親　服虔曰夫人有與殺桓之罪絕不爲親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義絕有罪故曰禮也此說與杜異案莊廿二年肆大眚然後思葬我小君文姜則服氏之說爲有據矣說苑曰絕文姜之屬而不爲不愛其母正與此同屬謂不稱姜氏也

八年傳戍葵邱　京相璠曰齊西五十里有葵邱若是無庸戍之僖公九年齊桓會諸侯于葵邱宰孔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葵邱不在齊也胡公廣言汾陰有葵邱或山陽西北葵

城宜在此

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　服虔曰瓜時七月及瓜謂後年瓜時戍邊一歲遂亾不候代者法比亾軍請代弗許　尉繚子曰兵戍邊一歲遂亾不候代者法比亾軍故二人謀作亂也

九年高傒　宰相世系表曰齊太公六世孫文公赤生公子高孫傒爲上卿與管仲合諸侯有功桓公命傒以王父字爲氏食邑於盧謚曰敬仲世爲上卿敬仲生莊子虎虎生傾子傾子生宣子固固生厚厚生子麗子麗生止奔燕

十年經公敗宋師于棘邱注魯地　案應邵地理風俗記曰濟陰棘氏縣故宋棘邱邑也張華博物志亦云古棘邱杜以齊宋次于郎故指爲泰山之棘邱縣但轉戰所及棘勝逐北豈必盡屬魯地杜氏望文爲義非遂實有所據如十一年傳宋侵我公敗之鄑說文以爲宋魯間地杜則直云魯地矣

十一年傳禹湯罪己　子惠子曰禹哭罪人湯禱桑林皆罪己之事

臧孫達　世本孝公生僖伯彄彄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瓶瓶生文仲辰此傳先載文仲之言不應後錄哀伯之語達當爲辰字之誤也桓二年傳先稱臧哀伯後云臧孫達與此一例陸淳纂例以臧孫辰爲哀伯子蓋未考世本

十二年經宋萬弒其君捷　賈達曰公羊穀梁曰捷案捷與接古字通易晉卦曰晝日三接鄭注云接勝也禮內則接以太牢注云接讀爲捷捷勝也音義皆同

傳批而殺之　玉篇引作揿云手擊也與杜注同張有曰揿反手擊也从手皃別作批非匹齊切玉篇別有批字云擊也不云見左傳

遇太宰嚭于東宮之西又殺之注殺督不書宋不以告　家君曰督乃弒君之賊豈可與仇牧同書杜氏之謬也

十四年傳大陵　京相璠曰潁川臨潁縣東北二十五里有故巨陵亭古大陵也

其氣燄以取之　余仁仲左傳字辨曰其氣燄以取之陸德明音義本云炎以音豔案王符潛夫論漢書五行志皆云其氣炎以取之釋文傳作炎注仍作燄尋洛誥燄字亦當作炎炎故杜氏引以爲證楊雄解嘲炎炎者滅尚書多俗字鄭學已亾無可是正梅福引書云無若火始庸庸此今文尚書

繩息嫗　呂覽四月紀曰周公旦作詩以繩文王之德孔鮒云繩之譽之也杜注本此表記曰君子不以口譽人鄭注譽繩也釋文說文作誧今說文闕廣雅云誧譽也音繩

十有八年經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隋志曰推合壬子朔

有蜮　服杜皆以爲短狐王伯厚曰沙隨春秋例目云有蜮或考隸古春秋作蛧蛧音特棟案蛧亦作蟘說文云吏冥冥犯法卽生蟘吏乞貣則生蟘卽詩之蟘螣也唐公房碑又作蟘蛧與蜮字相似呂覽任地曰大草不生又無蟘蜮高誘曰蜮或作螣食心曰蟘食葉曰螣兗州人謂蜮爲螣音相近也蟘蜮皆害苗者故書于春秋若是短狐不須記也

傳閻敖游涌而逸　盛宏之荆州記曰江津東十餘里有中夏

州州之首江之汜故屈原云經夏首而西浮夏首東二十餘
里有湏口所謂閻敖遊湏而逸二水之閒謂之夏州首尾七
百里

十九年傳鬻拳　鄭箴膏肓曰鬻拳楚同姓

廿一年傳鄭伯享王于闕西辟　服虔曰西辟西偏也毀敦銘
云繼治我西偏東偏

廿二年傳弛於負擔　案漢碑負擔字皆作儋說文曰儋何也
从人詹聲然則負儋猶負何也

五世其昌竝于正卿　服虔曰言完後五世與卿竝列

過觀之否　案之字義訓變漢高祖諱邦荀悅曰之字國惠帝
諱盈之字滿亦此類王充曰卜曰逢筮曰遇尚書金縢曰乃

逢是吉今尚書作竝

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　韋昭曰庭實庭中之實百舉成數也
棟謂庭實車馬之屬玉帛束帛加璧呂覽曰荀息以屈產之
乘爲庭實而加垂棘之璧是也

廿三年傳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
長幼之序又云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注大習會朝
之禮　案管子幼官篇曰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
而朝習命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
所謂大習者蓋習會朝之教命也

廿四年傳女贄不過榛栗棗脩正義曰先儒以爲栗取其戰栗
也棗取其早起也脩取其自脩也說本范甯唯榛無說　棟

案榛說文引作亲从木辛聲云果實如小栗呂忱字林榛木之字亦从辛木云實如小栗曲禮釋文曰榛古本又作亲然則亲與栗同義故先儒不釋亲音壯巾反正義以爲榛聲近虔失之外傳譬語云夫婦贄不過棗栗以告虔也不及榛脩明亲不訓虔字林曰榛木生也非果實叢

廿八年經冬築鄑　京相璠曰公羊傳謂之微在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棟案公羊釋文云築微左氏作麋麋古文眉眉與微古今字特牲饋食禮眉壽萬年鄭注云古文眉爲微

蒲與二屈君之疆也　韋昭曰疆竟也二屈屈有南北河東有北屈則是時復有南屈酈元案汲郡古文曰魏襄王十一年翟章救鄭次于南屈

鄭人將弃桐邱注許昌縣東北有桐邱城　京相璠曰今國無而城見存西南去許昌城可三十五里俗名之曰隄其城南即長堤因洧水之北防也西面桐邱邪長而不方蓋憑邱之稱即城之名矣

諜告曰注諜間也　案周禮環人云搏諜賊注云諜賊反間國賊郭璞曰諜今之細作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子惠子曰周書糴匡篇年儉穀不足君親巡方卿參告糴故外傳臧文仲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凡稱禮皆周制也

廿九年傳水昏正而栽　蔡邕月令章句引傳曰水昏正而栽

築卽營室也昏正者昏中也栽築者栽木而始築也

卅二年傳臨黨氏　釋文云黨音掌郭忠恕曰黨氏之黨音之仰反與鄉黨字別襄廿九年傳黨叔定七年公族黨氏哀十一年黨氏之溝同音掌

囿人犖　家君曰囿猶扈也公羊作扈文異義同

能投蓋于稷門　服虔曰能投千鈞之重過門之上杜氏曰蓋覆也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柄反覆門上劉炫規過曰公言犖有力焉如杜此說勁捽耳非有力也當謂投車蓋過於稷門棟謂杜說鑿劉說淺服說近之

成季奔陳　服虔曰季友內知慶父之情力不能誅故避難出奔

閔元年傳親有禮因重固　說文引云種有禮因重固因就也從口大能大者衆圍就之服虔曰重不可動因其不可動而堅固之杜氏从許君說

趙夙注趙衰兄　案世本公明生孟及趙夙生成季衰史記以衰爲夙之孫晉語以爲夙之弟無緣繆戾至此且夙與衰世次相縣不應爲弟兄必傳寫之譌史記所見異辭當以世本爲正焦氏易林云伯夙奉獻衰績厥緒則非兄弟明矣

畢萬注畢萬魏讎祖父　世本曰萬生芒季季生武仲州禮記正義引世本云萬生芒芒生季恐非

襄子多多生桓子駒駒生文侯斯禮記正義州卽讎也降卽絳也

荼卽舒也多卽曼多也宰相世系曰讎生悼子悼子生昭子

絳史記索隱曰系本云武仲生莊子絳無悼子又系本居篇曰魏悼子徙霍則是有悼子系本卿大夫代自脫耳昭子徐廣曰世本曰莊子索隱曰世本錯也居篇又曰昭子徙安邑與此文同愚案左傳亦作莊子

先爲之極　服虔曰言其祿位極盡於此

爲吳大伯　子惠子曰穆天子傳云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吳大伯于東吳詔以金刃之刑賄用周室之璧上文分之都城而位以卿是以大伯之地處之但曲沃在近地故欲使逃之以順父志也

以是始賞天啓之矣　服虔曰以魏賞畢萬是爲天開其福

辛廖注晉大夫　劉炫曰若在晉國而筮何得云筮仕於晉又辛甲辛有竝是周人何故辛廖獨爲晉大夫服氏以爲畢萬在周筮仕於晉是也

二年經齊人遷陽　正義曰杜世族譜土地名闕不知所在棟案地理志東海都陽縣注應劭曰春秋齊人遷陽是又城陽國陽都縣注應劭曰齊人遷陽故陽國是一國兩屬未詳孰是

傳虢公敗犬戎于渭汭　服虔本作渭隊注云隊謂汭也

鶴有棄軒者　服虔曰車有藩曰軒

遂滅衛　詩載馳序云衛懿公爲狄人所滅鄭箋云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闇百詩曰下文狄入衛方是入其國都孔疏傳言滅而經書入引釋例爲從齊桓告諸侯之文殊不

然

衛侯不去其旗　胡渭生曰去藏也古人以藏爲去棟案鄢陵之戰乃納旌于弢中胡說是

立戴公以廬于曹注廬舍也　案公劉詩曰于時廬旅毛傳云廬寄也小尔正同管子中匡篇曰狄人攻衛衛人出旅於曹外傳作廬訓爲寄故詩序亦言東從渡河野處漕邑詩序漕字从水旁曹傳作曹古文省

與門材　周禮掌舍爲壇壝宮棘門杜子春云棘門或爲材門正義云衛文公居楚邱國家新立齊桓共門材先令豎立門戶以材木爲門也

東山皋落氏　劉昭案上黨記曰東山在壺關城東南晉申生所伐今名平皋服虔曰赤狄之都也

有守則從　服虔曰有代太子守則從君

從曰撫軍　服虔曰助君撫循軍士

君其舍之　服虔曰舍之置申生勿使將兵也

不對而退　服虔曰里克不對

公衣之偏衣　服虔曰偏衣偏袈之衣偏異色駁不純袈在中左右各異故曰偏衣此說詳於杜袈卽督也莊子緣督以爲經

尨涼　說文引作牻涼云涼牻牛也牛之雜色者不中爲犧牲衣之不純者不得爲太子若以尨爲涼義無所取古文省少或借涼爲涼補正引林氏說亦未當

金玦不復　應劭曰復反也金玦猶決去不反意也荀卿子曰
絕人以玦
昔辛伯諗周桓公注諗告也　案說文曰諗深諫也
外寵二政　棟案二讀爲王貳于虢之貳韓非子引此正作貳
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服虔曰速召也疾也言太子不去自必
危疾召罪狐突知其亂本既成而太子拘於一節不達至孝
之義與皋落雖戰勝而歸猶不能免於難而使父有悖惑殺
子之罪故傳備衆賢之言以迹太子所以死也經在僖公五
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大帛之冠　鄭康成引作白云大白冠大古之布冠也　注蓋
用諸侯諒闇之服　家君云此杜預自造之語俗語杜撰本此

棟案服虔曰戴公孕在於此年故杜彌縫其說耳
僖元年經次于聶北　說文引作嗂北云讀與聶同
邢遷于夷儀注夷儀邢地　司馬彪郡國志曰東郡聊城有夷
儀聚薛瓚曰今襄國西有夷儀去襄國百餘里
傳諸侯救邢注實大夫也而曰諸侯總衆國之辭　家君曰實
大夫也何得稱爲諸侯此預之妄也
二年傳保於逆旅　案逆旅亦作御旅見荀子御與迓通周官
詛讀爲詛者詛者之詛有掌詛先鄭云
羊詛作迓尚書迓字皆爲御　公御迎也與逆通
四年經齊人執陳轅濤塗　釋文作袁穀梁傳同云本多作轅案國
三老袁良碑云周之興滿爲陳侯至元孫濤塗立姓曰袁法
言曰齊桓公欲經陳陳不果內執袁濤塗皆不從車旁今本

及唐石經皆作轅王伯厚曰轅與袁同

傳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賈逵曰春秋正義作服虔　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案呂覽曰乃合纍牛騰馬游牝於牧高誘曰纍牛父牛也騰馬父馬也皆將羣游從牝於牧之野風合之其說與賈侍中蓋同漢儒相傳有是語也尚書云馬牛其風

爾貢包茅不入　子惠子曰韓非子外儲說曰是時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

無以縮酒　案說文引作蓾酒云禮祭束茅加于祼圭而灌鬯酒是爲蓾蓾象神歆之也鄭少贛說同　一曰蓾楛上塞也鄭大夫讀蓾爲縮詩伐木云有酒湑我毛傳曰湑蓾之也是先鄭以來皆作蓾讀爲縮也周伯琦六書正譌云蓾从艸酉酉即酒字會意左傳無呂蓾酒俗用縮非汗簡云古文酉是茆即蓾也說文酉部有蓾字而艸部又有茆字以爲鳧葵此必茆字之誤周禮醢人有茆菹詩薄采其茆茆皆从卯徐邈音柳是混茆卯而爲一非也

昭王南征而不復　唐石經云昭王南征没而不復案碑没字後增或據古本公羊之高誘呂覽注引此傳與石經同

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衰斂　賈逵曰死王事謂朝天子以命用師衰斂上公九命服衰也且其緜曰　服虔曰緜抽也抽出吉凶也

五年傳遂登觀臺　五經異義云古春秋左氏說曰天子靈臺在大廟雍之靈沼謂之辟廱諸侯有觀臺皆以望嘉祥也服虔曰人君入太廟視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

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　服虔曰分謂春秋分至謂冬夏至啓立春夏也陽氣用事爲啓閉立秋冬也陰氣用事爲閉雲五雲也物風氣日月星辰也分至啓閉天地之大節陰陽之分也故遂登觀臺望氣以審妖祥變亂之氣先見于八節審其雲物之形言其所致務爲之備也

虞不臘矣　朱子曰秦時始有臘祭而左氏謂虞不臘矣是秦時文字分明案御覽引舊注云臘祭名也日月會于龍尾百物備合因于是祭羣神也正義云月令孟冬臘門閭及先祖五祀臘之見於傳記者惟月令與此二文而已秦本紀惠王十二年初臘始皇三十一年更改臘曰嘉平應劭風俗通曰案禮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此之虞不臘者明當時有臘祭周時臘與大蜡各爲一祭言漢改曰臘不蜡而爲臘耳又案蔡邕月令章句曰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棟案如應蔡之說則三代本有清祀嘉平蜡臘之祭歷代因革故秦惠十二年改蜡爲臘始皇三十一年更改臘曰嘉平是臘與嘉平皆三代祭名朱子以秦始有臘祭考之不審耳

丙之晨　子惠子曰師法用辰不用日丙日也子辰也言丙不言子者日在尾故舉日不舉辰辰爲客時爲主人故言丙之晨

均服振振　服虔曰均服黑服也古戎服尚黑戰國策左師觸龍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

衣之數以衞王宮注云黑衣戎服漢書作袀劉逵注吳都賦引此傳亦作袀

儀禮士冠禮云兄弟畢袗玄鄭注曰袗同也古文袗爲均司馬彪輿服志云郊祀之服皆以袀玄淮南子曰尸祝袀衣高誘云袀純服衣純緣黑齋衣也袀純猶袗玄袗字篆書與袀相似上下皆玄故謂之黑服謂均服爲黑服失之袀古文皆作均杜氏謂戎事上下同服是也管子大匡篇云四年脩兵同甲十萬同甲者均服之謂也呂覽王孫滿謂秦師曰今初服固建左不軾而右之高誘曰初同也兵服上下無別故曰初服初當作袀傳寫之誤

而脩虞祀　子惠子曰終宮之奇之言

六年傳許男面縛　子惠子曰漢書項羽傳馬童面之張晏曰背之也師古曰面之謂背之不面向也面縛之亦謂反偪而縛之杜元凱以爲但見其面非也

七年傳若總石經作惣孫愐曰惣俗字當作總　其罪人以臨之　戰國策曰楚請道以臨韓魏高誘曰臨猶伐也定二年傳以師臨我同

會而列姦注列姦用子華　當云用子華爲內臣昭四年傳云姬在列者言姬姓爲君者也子華欲以鄭屬齊爲附庸之君齊若許之是列姦也故下云記姦之位位謂君位杜下注云會位失之如杜說何以經仍書鄭世子華乎必不然矣

君盟替矣　三體石經作替說文云普廢一偏下也从竝白聲或从日或从朁从日

子華由是得罪於鄭　服虔曰鄭伯罪之也

八年傳不殯于廟　服虔曰廟謂殯宮鬼神所在謂之廟服知周法不殯于廟故以爲殯宮

九年經晉侯詭諸卒　案唐石經及釋文皆作佹惟穀梁傳作詭釋文云左傳作佹又案鄭固碑云造鄰佹辭是佹與詭通

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　服虔曰胙膰肉周禮以脹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不以賜異姓敬齊侯比之賓客

以是藐諸孤注言其幼賤與諸子縣藐　案呂諶字林曰藐小兒笑也文選注顧君訓藐爲小亦未當

公家之利　高誘呂覽注云公家公之朝也

齊隰朋　王符曰隰氏姜姓

能鬬不過　棟案此卽外傳所謂怒不及色也韋昭曰無色過

臣聞之唯則定國　子惠子曰呂覽愼大覽引以爲詩詞蓋逸詩也

十年傳狐突適下國　服虔曰晉所滅以爲下邑一曰曲沃有宗廟故謂之國在絳下故曰下國

余得請於帝　服虔曰帝天帝請罰有罪

七輿大夫注侯伯七命副車七乘　服虔曰下大夫輿師七人屬申生者　棟案服杜二說皆非也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專乘謂一輿見韓非子文公作三行景公時改爲三軍大夫一司馬三行爲六輿司馬專乘合七輿之數後遂以爲官名故襄廿三年傳云七輿大夫與欒氏蓋自文公以後始有七輿獻公時止有二行一尉不得爲七輿七當爲五古五字如七見王肅遂譌爲之叔堅以下舉里革之黨不必皆在七輿之數杜以七人爲七輿則左

右行又何說與

十一年傳賜晉侯命注諸侯卽位天子賜之命圭爲瑞　家君曰命圭世世守之未聞新君再賜古禮新天子輯瑞諸侯薨還圭若國易一君亦易一瑞則古無是禮

十二年經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隋志曰推合庚午朔傳若節春秋　杜从賈逵訓節爲時案王肅曰春秋聘享之節也

應乃懿德　應讀曰膺言膺受女美德也古文皆以應爲膺尚書康誥曰應保殷民亦古文膺字故徐邈音於證反後人以爲應對之應失之廣雅釋言云應受也

十四年經諸侯城緣陵　薛瓚曰北海營陵縣春秋謂之緣陵

十五年經夏五月日有食之　隋志曰推合癸未朔

齊師曹師伐厲注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　案桓十三年傳云楚子使賴人追之杜注與此畧同昭四年經云楚伐吳遂滅賴公羊傳于此年賴作厲釋文云厲如字又音賴公羊僖十五年釋文云厲舊音賴則知厲與賴本一國古音通故或作厲或作賴也　論語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康成注云厲讀爲賴　司馬彪曰汝南褒侯縣有賴亭故賴國

傳秦穆姬屬賈君注晉獻公次妃　案獻公取于賈則是正妃爲惠公之適母何須穆姬之屬唐尚書曰賈君申生妃故僖十年傳云夷吾無禮此爲近之

東盡虢翠　司馬郡國志云宏農陸渾西有虢畧地

夫狐蟲必其君也　狐無喻君之理齊詩有雄狐謂襄公也齊

襄通于文姜晉惠通于賈君故以狐爲君

寇深矣　戰國策三國攻秦入函谷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

深矣高誘曰深猶盛也

步揚御戎注卻讋父　世本曰卻豹生義義生步揚步揚生州

州卽讋也　孫愐曰食采于步後因氏焉

亂氣狡憤　鄭康成曰憤怒氣充實也

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

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　以上四十

二字　釋文云四十七字案文當作四十二字　孔氏正義从定本刪宋以來又从

唐石經采入　北宋本五經正義不載經注南宋以後始增入也

公子縶　韋昭據禮記云縶字子顯盧植曰古者名字相配顯

當爲韅

無始禍　高誘曰始首也

其卜貳圉也注貳代也　棟謂貳副也坊記曰孝以事君弟以

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惟卜之日稱貳君鄭

曰卜之日謂君有故而爲之卜也唯卜之時辭得曰君之貳

謀尒又引此傳以證之周禮有卜立君之文外傳云其改置

以代圉故杜訓貳爲代兩傳異文似不必牽合

晉於是乎作爰田注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衆

服虔曰爰易也賞衆以田易其彊畔棟謂爰田者猶哀公

之用田賦也下文作州兵者猶成公之作邱甲也外傳爰作

轅賈逵曰轅車也以田出車賦說文曰爰籀文以爲車轅字

春秋左傳多古字古言故以爰爲轅服訓爰爲易易田之法

本是周制何云作也漢書地理志曰秦孝公用商君制轅田
豈亦賞衆以田邪外傳所云賞衆是一時之事爰田州兵是
當日田制兵制改易之始故特書之其後文公作執秩而官
制又變晉之所以彊者未必不由乎此然其後六卿分晉而
晉先亾君子于是知舊章之不可易也
敗于宗邱　案曲禮注邱與區同音故與上姬旗爲協顏師古
曰今江淮田野之人猶謂區爲邱亦古之遺音也
蛾析　釋文曰本或作蟻婁壽曰古蛾與蟻通漢書白蛾羣飛
扶服蛾伏陳球後碑蜂聚蛾動仲秋下旬碑蛾附皆與蟻同
析釋文作晳與石經異
十六年經是月也六鷁退飛過宋都　釋文曰鷁本或作鵫案

說文引春秋傳亦作鵫或从二傳之文左氏當不爾也
公子季友卒注稱字者貴之
氏云季友仲遂皆生賜族非字也　杜以爲季字友名劉炫以季爲
傳吉凶由人　漢書由作繇是也由訓爲生古文叀字吉凶生乎人故
云由人
十七年傳齊侯好內　服虔曰內婦言也
因內寵以殺羣吏　服虔曰內寵如夫人者六人羣吏諸大夫
也
十八年傳無以鑄兵　棟案楚金利鄭刀良故云無以鑄兵禹
貢荆揚二州貢金三品鄭康成曰銅三色考工記云鄭之刀
遷乎其地弗能爲良是也高誘曰鑄讀作祝鑄祝屬注古皆同音辨見

詩古義史記秦本紀云始皇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應劭曰古者以銅爲兵杜氏之注本此

十九年傳次雎之社　張華博物志曰琅邪臨沂縣東界次雎有大叢社民謂之食人社即次雎之社

退脩教而復之注復往攻之　今唐石經及宋本皆云復伐之陸氏以伐爲衍字

廿一年經盟于鹿上注宋地　案司馬彪郡國志曰濟陰乘氏縣有鹿城鄉酈元曰春秋之鹿上也

皇清經解卷三百五十三終

春秋左傳補註　吳惠徵君棟著

僖廿二年傳蠭螽有毒　李翊夫人碑作螽蠭螽古文蠭螽說文作螽云或从虫又云蠭蚰屬从虫萬聲非毒蟲也

大司馬固諫曰　顧炎武曰大司馬卽司馬子魚也固諫堅辭以諫也杜以固爲名謂莊公之孫固者非朱鶴林案史記宋世家則前後俱子魚之言棟案晉語云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韋昭曰固宋莊公之孫大司馬固也公子過宋適當襄公之時韋杜皆據世本而言稱大司馬所以別下司馬也顧氏不見世本而曲爲之說失之史記疎畧不足取證大司馬與大宰不在六卿之列文七年穆襄之族殺公孫固時樂豫爲司馬子魚爲司馬明大司馬是宋之

孤卿也文七年正義云宋上公禮得有孤且
春秋變周不必如禮晉有太師太傅僭爲之

明恥教戰求殺敵也注明設刑戮以恥不果　案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厲之以誼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明恥以教戰者所以厲其勇周書曰明恥示教蓋當時之語如此杜解迂回

則如勿傷　何休曰如卽不如齊人語也下同

示之俘馘　說文作俘聝云軍戰斷耳也从耳或聲或从首案呂謚字林截耳則作耳旁獻首則作首旁杜云馘所截耳明當从耳旁馘或作聝見漢碑或作國見周禮古國或字通鍾鼎文皆然

廿三年傳遂取焦夷注焦今譙縣也　案譙敏碑以焦贛爲譙贛是也

策名委質　服虔曰古者始仕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後爲臣示必死節也棟案服讀質爲贄晉語曰臣委質于翟之鼓韋昭曰質贄也士贄以雉委贄而退尚書稱二生一死贄故云委死之質服說頗勝於杜當从之既注此而考與余同但不引服注故仍存之　顧氏補正亦

杞成公　譙周古史考云惠公生成公及桓公

曹共公　高誘曰共公名襄昭公之子

聞其駢脅　說文作骿脅云并脅也从骨并聲論衡作仳脇

既而揮之　振去匿中之水故曰揮何承天曰杜氏訓揮爲湔振去爲揮

正義謂以溼手揮之使水湔污其衣疑非

廿四年傳軍于郚注解縣西北有郚城　服虔曰郚國在解縣

東郇瑕氏之虛也酈元案竹書紀年云晉惠公十有五年秦穆率師送公子重耳圍令狐桑泉臼衰皆降焉晉師狐毛與先軫禦秦至于廬柳秦穆公使公子縶來師言退舍次于郇盟于軍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桑泉臼衰竝在解東南不言解明不至解可知春秋之文與竹書不殊今解故城東二十四里有故城在猗氏故城西北鄉俗名之爲郇考服虔之說又與俗符賢於杜氏單文孤證矣說文云郇讀若泓

秦伯送衛于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韓非子曰穆公以疇騎二千輔公子重耳入之于晉禮記曰漢律民年二十傳之疇官各从其父學習騎射故謂之疇疇騎卽所謂紀綱之僕也高誘曰衛猶護助也服虔文七年注云衛從兵也

以志吾過　鄭康成曰志古文識識記也昭四年傳且曰志之業皆古文識蔡邕論語曰十三年傳歲聘以志賢者志其大者今作識識

伯服　史記作伯犆犆與服古字通詳易考

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　荀子儒效篇曰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

召穆公　詩正義曰依世本穆公是康公之十六世孫詳見服虔注

好聚鵸冠　子惠子曰鵸一作述逸周書曰知天文者冠述顏師古以爲子華好與衛士遊然案下文服之不衷則不必如顏說也

石甲父　廣韻引作甲石父

省視官具于汜　戰國策曰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退聽朝也

廿五年傳請隧　杜依賈逵以爲王之葬禮韋昭曰隧六隧之地事見周禮此可備一說

未有代德而有二王　周書芮良夫曰觀天下有土之君厥德不違罔有代德

廿六年經楚人滅夔　古史考云滅歸太康地理志曰歸鄉故夔子國尚書中候曰伯禹讓首讓于益歸鄧康成注云益歸賢者堯臣歸讀曰夔

傳公使展喜犒師　外傳云以膏沐犒師服虔曰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高誘淮南子注曰酒肉曰餉牛羊曰犒芬其指犒也謹案禮說言犒非古字古文作勞或作槁張揖撰廣雅始

从牛旁高洪氏隸續載漢碑有勞酺之語酺與犒同公羊注云牛酒曰犒故其字一从牛一从酉漢隸皆然非古文也說文無犒字周禮小行人云若國師役則令槁禮之注云故書槁爲勞鄭司農曰勞當爲槁謂犒師也先鄭不言字誤明古犒字本作勞或作槁與服子慎枯槁之說合張有復古編云鎬餉也从金高別作犒非五經文字注勞師借槁字爲之案說文鎬溫器也以鎬爲犒勞字無據

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救而自竄于夔　正義案鄭語孔晁注云熊繹玄孫曰熊摯有疾楚人廢之立其弟熊延熊摯自弃於夔子孫有功王命爲夔子（韋昭注同）索隱據譙周古史考熊渠卒子熊翔立卒長子摯有疾少子熊延立

廿七年傳夏書曰注尚書虞夏書也　正義曰此古文虞書益稷之篇漢魏諸儒不見古文因伏生之謬從堯典至亂征凡二十篇總名曰虞夏書棟案尚書二典皆夏史官所作故總謂之夏書此孔子刪書之本也故墨子明鬼篇曰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伏生增爲虞夏書梅賾又改爲虞書皆非孔氏之舊孔穎達又以曲說扶之雖所不取傳引二典皆稱夏書惟文十八年云虞書數舜之功此必有說

欒枝　韋昭曰欒共子之子杜注本賈逵

荀林父　世本曰晉大夫逝遬生桓伯林父案僖廿八年林父始將中行故改中行氏

廿八年傳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不率戌也　高誘淮南子注云說解也一本謂楚人下有曰字衍文

曹人兇懼　說文云兇擾恐也从人在凶下

棄軒　毛公詩傳云大夫以上赤芾棄軒

且曰獻狀　案獻狀謂觀狀也先責其用人之過然後誅觀狀之辠以示非惡報也顏籀以爲先責不用負羈而棄軒者衆因曰今我之來獻駢脅容狀耳斯蓋蚩弄之言猶言若云謂秦拜賜之師也其說亦通

不有寧也　劉炫規過以傷爲寧不有寧謂不有損傷半農先生曰古人多反語如甘爲苦治爲亂皆是以傷爲寧亦有理

我曲楚直其衆素飽　周書武稱曰直勝曲飽勝飢武之勝也子犯言背楚之惠則我曲楚直且楚強其衆又素飽不可爲

老也杜訓素爲空言直氣盈飽恐非

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　說文云每艸盛土出也从屮母聲高卬之田艸盛土出故云舍其舊而新是謀周禮三十一曰原兆兆之壐鋪有似原田故鄭氏注云原原田也

楚子伏　余仁仲曰楚子伏已而監其腦此本伏字絕句岳本伏已讀據此則已當音紀陸德明音義不云音紀則知當以楚子伏爲絕句而已作以音不音紀淳祐九經本亦用伏已絕句更詳之

請與君之士戲　朱國禎曰戲者兵也三軍之號所云戲下是也若云以兵見云耳林堯叟謂得臣輕用民命便解作戲弄之戲夫得臣亦英雄豈有此失杜征南獨不下一字已得其解矣

韅靷鞅靽　說文引作鞮靼从革顯聲棟案顯古文以爲顯故傳作韅从古文省

少長有禮其可用也　子惠子曰應前欲用其民

鄉役之三月　說文引作鄉云不久也陸氏云本又作鄾

斜逖王慝　衛彈碑云糾剔王愆案曾頌狄彼東南鄭箋云狄當爲剔剔治也逖與狄同古文作逿又與剔通故或訓爲遠或訓爲治此傳當从古文作逿訓爲治淮南子云俞兒狄牙通白虎通云狄者易也狄牙是狄與易通之水而別之

瓊弁玉纓　說文引云璿弁玉纓張衡集同薛綜曰弁馬冠也又髦以璿玉飾之纓馬鞅也以玉飾之

宣諸深室　荀卿子曰公侯失禮則幽故宣諸深室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　鄭康成曰行謂軍列周禮有行司馬取名于此案獻公時已有左右行至此復立中行後改爲三軍大夫

卅年傳然鄭伯子亦有不利焉　唐石經云雖然鄭伯云云案碑是書丹後改定必有所據焉用亾鄭以倍鄰　唐石經及宋本皆作陪釋文仍作倍案注當作倍

若不闕秦將焉取之　新序引云不闕秦將焉取之唐石經初刻云不闕秦焉取之正義案沈文何云不闕秦家更何處取之案此則若字將字皆衍文俗儒從石經續刻增入當刪宋本云由不闕秦焉取之亦誤

請無與圉鄭許之　服虔曰晉善蘭不忘本國故也

卅一年傳自洮以南　酈元曰今甄城西南五十里有桃城或謂之洮案甄城漢屬濟陰

卅二年傳將殯于曲沃　鄭衆周禮注曰將葬朝于祖考之廟而後行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又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

孟子　唐石經初刻作孟兮後改子釋文作孟子云本或作孟兮

中壽　三體石經作耆

卅三年傳超棄瓦踊車上也　高誘曰超棄瓦踊車上也

厲兵秣馬　高誘曰厲利其兵釋文曰秣音末穀馬也說文作
餘云食馬穀也

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　高誘曰原圃在今河南中牟具
囿在馮翊池陽一名陽紆

其爲死君乎　猶言不爲死君乎君在殯故稱死君顧氏補正
以死其君爲解案成十三年絕秦書曰文公卽世穆爲不弔
蔑我死君則顧之說未盡然也

子墨衰絰　賈逵曰墨變凶

遂墨以葬文公　服虔曰非禮也

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　昭廿年傳
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孔氏謂非康誥之全文引其
意而言之楝謂此康誥之闕文也法言曰酒誥之於俄空焉
伏生引酒誥曰王曰封惟曰若圭璧今酒誥無此文故漢藝
文云酒誥脫簡一梓材今王惟曰以下文義不屬蓋康誥三
篇皆有脫誤孔以爲引其意而言之非也

外僕髡屯舍之以獻　崔憬易注曰舍古捨字捨猶獲也
陽子宜言曰　高誘戰國策注曰宣徧也案高注本尒疋
文元年經叔孫得臣　世本曰桓公生僖叔牙牙生戴伯玆玆
生莊叔得臣得臣生穆叔豹

傳來錫公命　唐石經及宋本錫作賜釋文同云本或作錫覲
禮云天子賜舍注云今文賜作錫

役夫　管子曰處里爲下陳處師爲下通謂之役夫

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　案韓非子作廢女上云黜商臣

合作廢

能行大事乎　服杜皆以爲弒君案高誘戰國策注云大事兵事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下云以宮甲圍成王二年傳秦伯猶用孟明　鄭注儀禮云猶者守故之辭大事于大廟謂僖公逆祀也　古文左氏說曰大廟周公之廟饗有禮義者也祀國之大事也惡其亂國之大事於大廟故言大事也謂登也登僖公於愍公上逆祀也

夏父弗忌　禮器云夏父弗綦鄭詩大叔于田云叔善射忌又良御忌鄭箋云忌讀如彼已之子之己案曹詩侯人彼已之子已作其其可讀爲記則忌亦可讀爲其古基字期字皆省作其與綦同音是弗忌讀爲綦如厥愁爲厥銀居吾語汝爲姬魚語女字隨讀變從而辨之可識古音　表記引侯人云彼記云記本又作已然則鄭引曹風詩从三家說也　彼已之子不稱其服釋文

廢六關　家語云置六關王肅曰六關關名魯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稅行者故云不仁棟案廢與置古字通公羊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鄭志答張逸曰廢置也　何休曰廢置也齊人語以廢爲置猶以亂爲治徂爲存故爲今曩爲鄉苦爲快臭爲香藏爲去郭璞所謂詁訓義有反覆爲通美惡不嫌同名也杜氏云六關所以禁絕末遊而廢之周禮建國有門關關安可廢況後傳塞關陽關皆有明文豈旋廢之而旋復之與杜氏此說昧于義矣小尒疋亦以廢爲置杜集解頗用孔

鮒之說獨不及此何也　上文云下展禽下猶去也見周禮司民注論語柳下惠爲士師三黜廢六關廢猶置也廢與下文相對周語富辰曰韋昭曰置猶廢也彼此互訓小怨置大德

三年傳取王官及郊　括地志云王官故城在同州澄城縣西北九十里又云南郊故城在縣北十七里又有北郊故城又有西郊故城

遂自茅津濟　史記秦本紀云繆公元年自將伐茅津劉伯莊云戎號也司馬彪郡國志云河東大陽有茅津劉昭引杜注云在縣西南有茅亭即茅城括地志云茅亭及茅城在陝州河北縣西二十里水經注云茅亭茅戎號

封殽尸而還　賈逵曰封識之案易繫曰不封不樹虞翻注云穿土稱封封下窆字但殽尸多不能用葬禮故杜云埋藏之

四年傳闡剏新城　服虔曰秦邑新所作城也

諸侯敵王所愾注愾恨怒也　案說文引作鎎从金氣聲云怒戰也許氏所據多古文必得其實

六年經季孫行父如陳注行父季孫友子　案世本云公子友生齊仲齊仲生無逸無逸生行父穀梁疏云世本云季友生行父季友行父生夙案文伸無佚佚生行父范甯云友生也

六年傳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　服虔曰殺人以葬旋環其左右曰殉　案唐石經無以字俗儒所加後人遂以則字屬道之以禮則

下句

士會注隨季也　世本曰范氏晉大夫隰叔之子士蔿之後蔿生成伯缺缺生武子會生文叔燮燮生宣叔匄匄生獻子鞅鞅生吉射棟案范氏本陶唐氏之後襄廿四年傳范宣子曰昔匄之祖在夏爲御龍氏注云謂劉累也又云在周爲唐杜氏汲郡古文曰成王八年王師滅唐遷其民于杜杜伯之子隰叔違難奔於晉生子輿卽士蔿也士蔿生士穀士缺缺生會食邑於范是爲范武子故宣子曰晉主夏盟爲范氏焦弱侯曰士穀士會士皆當作士傳譌耳讀爲杜士姓杜伯之後士卽古杜字棟案古士字皆作士見牧敦史記曰有邦有士今呂刑作士周頌曰保有厥士義作士呂覽任地曰后稷曰

子能吾士靖而明浴士乎高誘曰士當作士周牧敦亦以士爲士焦氏以爲傳譌非也士本古杜字鄭康成周禮注挍人職云世本曰相士作棄馬竹書亦作士荀卿子曰杜作棄馬楊倞案世本相士作棄馬今左傳亦作相士从古文毛詩亦作士从古文毛詩自士沮漆詩作自杜又云徹彼桑土韓詩作桑杜毛詩左氏傳皆出孔壁中故多古文范氏在夏爲劉氏周以前爲唐氏昭元年傳云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是也周以後爲杜氏春秋時爲范氏是會之祖晉秦者又爲劉氏自虞以來世次秩然故宣子以爲死而不朽焦氏讀士爲士訓爲杜其言亦卓余故存而論之晉語詹祐曰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生子輿爲理韋昭曰理士官也班固亦言晉士夏盟爲范氏范氏爲晉士師是范氏先以官爲氏以士爲杜恐未然也存考

殺諸鄟　博物志云殺之鄟邵云河東垣縣有鄟邵之阨襄廿三年云戍鄟邵此其地也

將焉寘此　服虔曰寘置也此太子

頓首于宣子　少儀曰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注云婦人以肅拜爲正凶事乃手拜耳孔正義曰言肅拜婦人之常左傳穆嬴頓首於宣子之門有求於宣子非禮之正也愚謂穆嬴有襄公之喪以非喪次故用吉拜而頓首也

此子若才吾受子之賜　服虔曰如子爲善教誨此子使之有賢才知人君之道也則吾受子之賜賜猶惠

不才吾惟子之怨　服虔曰才而受賜美其教也不才怨子惡其教不至也

今君雖終言猶在耳　服虔曰君沒未久而言聲語氣尚在耳

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　服虔曰患穆嬴以君顧命之言責己也畏他公子相逼迫也

叔仲惠伯　世本曰桓公生僖叔牙叔牙生武仲休休生惠伯

彭彭生皮爲叔仲氏

惠伯成之　周禮調人職曰凡有鬬怒者成之鄭衆曰成之謂和之也猶今二千石以令解仇怒

正德利用厚生　賈逵曰正德人德利用地德厚生天德

八年傳梁益耳　東觀漢記曰其先與秦同祖出於伯益別封于梁

九年傳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謚注追贈僖公并及成風　注

非也成風者僖公之母莊公之妾母以子貴故士經書夫人風氏毋以子氏故此經書僖公成風

十年傳麋子　麋亦作麇注不釋其地所在案盛宏之荆州記云當陽本楚之舊左氏傳云楚潘崇伐麇至于錫穴穎容釋例云麇在當陽

十一年經承匡注在陳留襄邑縣西　圈稱云襄邑本襄陵承匡鄉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縣西三十里有承匡城

傳錫穴　司馬彪郡國志曰漢中錫縣春秋時曰錫穴

椿其喉　鄭康成引作舂

子駒之門　王符潛夫論曰魯之公族有子駒氏以人氏其門者猶哀十一年黨氏之溝

敗狄于長邱　張華博物志曰陳留封邱有狄溝春秋之長邱也

十二年傳郟人立君　服虔曰立君改立君不問天子也

郟邽　子惠子曰服虔以郟邽爲郟邽之家寶圭太子以共國寶與地夫鐘來奔也然則邽不从邑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呂覽云國不虛存必有賢者

若使輕者肆焉　服虔曰肆突言使輕銳之兵往驅突晉軍案詩云是伐是肆鄭箋曰肆犯突也杜謂肆爲暫往而退此釋輕非釋肆也

裹糧坐甲　昭廿七年傳云吳王使甲坐于道旁卿子云庶士介而坐道故云坐甲

入瑕　京相璠曰今河東解縣西南有故瑕城

十三年傳繞朝贈之以策　服虔曰繞朝以策書贈士會劉炫蓋用服說杜氏以策爲馬檛　韓非子曰繞朝之言當矣其爲聖人於晉而爲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是繞朝因贈策之言而戮也

左氏不載似韓非據秦史而言

吾謀適不用也　白氏六帖引注云以有策而不用也

其處者爲劉氏　宰相世系曰會適秦歸晉有子留於秦自爲劉氏生明明生遠遠生陽十世孫戰國時獲於魏遂爲魏大夫秦滅魏徙大梁生濤徙居沛生仁號豐公名煓字執嘉生四子伯仲邦交邦漢高祖也家君曰處者爲留謂留於秦者遂以爲氏漢人改爲劉以合卯金刀之說

十四年傳王叛王孫蘇　劉向九歌云始法言於廟堂分信中塗而叛之王逸章句曰叛倍也倍與背同（王初與王孫蘇後云乃背先蔑此其類也）

十五年傳齊人或爲孟氏謀　魯三家慶父叔牙季友慶父之後當云慶氏稱孟氏者鄭康成論語注云慶父輒死時人爲之諱故云孟氏杜云慶父爲長庶故或稱孟氏案公羊傳慶父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轊經而死疏云鄭氏云慶父輒死者正取此文又案禮緯含文嘉曰文家稱叔質家稱仲嫡長稱伯庶長稱孟杜依此爲說

十六年經盟于鄟邱　釋文云鄟音西賈逵云公羊曰蕾邱穀

梁曰師邱今公羊作犀邱鄴本有西音釋文是毛詩衡門云可以棲遲前發碑作西遲此其證也

傳師于大林　伍瑞休江陵記曰城西北六十里有林城春秋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卽此城也御覽

百濮　劉伯莊史記地名曰濮在楚西南周書王會曰伊尹爲四方獻令正南曰百濮尒正云南至于濮鉞

十七年傳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高誘曰畏始畏終中身不畏凡有幾何言常畏也較杜注尤明晰

十八年經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冬十月子卒注先君旣葬不稱君者魯人諱弒以未成君書之子在喪之稱　家君曰杜預旣葬稱君之說至此而辭窮矣

傳申池　杜氏依京相璠說言申池在齊城南非也申池在海隅齊之藪多竹木故云納諸竹中若近在城南不須言歸舍爵也詳見襄十八年

既而復叔仲氏　世本云桓公生僖叔牙叔牙生武仲休休生惠伯彭生皮爲叔仲氏

在九刑不忘　棟案九刑謂刑書九篇也周書嘗麥解曰維四年孟夏王命大正正刑書王陟階在東序乃命太史尙太正卽居于戶西南向九州口伯咸進在中西向宰乃承王中升自客階作筴執筴從中宰坐尊中于大正之前太祝以王命作筴筴告太宗王命口口秘作筴許諾乃北向繇書于內楹之門衆臣咸興受大正書乃降大史筴刑書九篇以升授大

正乃左還自兩柱之門口歲大正曰欽之哉諸正敬功爾頌
審三節無思民因順尔臨獄無頗正刑有掇夫循乃德式監
不違以有此人保寧尔國克戒尔服世世是其不殆維公咸
若太史乃降大正坐舉書乃中降再拜稽首太史乃藏之于
盟府以爲歲典此周作九刑之事也案其文云毀則爲賊掩
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其後李悝著法經六篇始盜賊
次网捕其亦師九刑之意乎

饕餮　餮說文引作餮貪也从食殄省聲

宣二年傳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　大戴禮論四代之政刑
云祭祀昭有神明燕食昭有慈愛宗廟之事昭有義率禮朝
廷昭有五官無廢甲胄之戒當作戎　昭果毅以聽然則戎爲句

昭果毅以聽古語也下四句乃左氏益之耳杜注殊不的
今日之事　高誘曰今日之事御事也
文馬百駟　說文引作駘馬云畫馬也周書王會曰大戎駿馬
金本文馬此馬當畫赤鼠綸身之形非眞吉黃之棄也補正載邱光庭說文馬馬之毛色有文采者此臆說也
于思于思注于思多須之貌　賈逵曰白頭貌案毛詩瓠葉云有兎斯首鄭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正義曰服虔以于思爲白頭貌字雖異蓋亦以思聲近鮮故爲白頭也後漢書朱儁傳賊多髭者號于氏根注引杜注爲証案此則于爲須思爲白于思爲白須也
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　高誘曰從高臺上引彈觀其走

而避丸以爲樂也

寘之畚　何休曰畚草器若今市所量穀者也齊人謂之鍾

三進及潘　釋文曰潘屋霤也案熊氏經說云古有中霤禮蓋儀禮之逸而不傳者霤者屋有複穴開其上以取明雨則霤之因名中庭曰中霤鄉飲記有磬階霤即中霤也大記有東霤注云危棟上也雜記有門內霤即寢脯賜鍾人之處

民之主也　高誘曰大夫稱主因曰民之主案昭五年傳晏子謂子罕能用善人民之主也亦謂大夫曰主

觸槐而死　高誘曰觸當也杜氏云槐趙盾庭樹顧君以爲麾退而觸槐則非趙盾庭樹棟案呂覽曰觸庭槐而死外傳云觸廷之槐而死韋昭曰廷外朝之廷也周禮王之外朝三槐三公位焉則諸侯之朝三槐三卿位焉此說得之蓋當時麾退而觸靈公之廷槐者歸死于君也

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　釋文扶服虔注作跣嗾服本作啅正義曰服虔本扶作跣注云趙盾徒跣而下走又云嗾啅也夫語辭獒犬名公乃啅夫獒使之噬盾是服讀嗾爲啅非作啅此文宋本與今本有異故錄之

以視於朝　毛詩鹿鳴曰視民不恌鄭箋曰視古示字士昏禮曰視諸衿鞶注云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郭忠恕曰鄙君此說大與說文石經相乖郭氏不識古文其說非也

我之懷矣自貽伊慼　王肅曰此邶風雄雉之詩案今詩慼作阻惟小明詩作慼而上句又異王子雍或見三家之詩據以

爲衛詩三家惟齊詩亾于魏代
自鈴杜氏猶及見之

爲法受惡　服虔曰聞義則服案聞義則服弟子職文也王肅曰爲書法受弒君之名李厚菴曰此眞非夫子之言也

趙盾爲旄車之族　鄭氏詩箋旄作軞陸氏曰一本作軞服虔曰軞車戎車之倅

三年傳觀兵于周疆　服虔曰觀兵陳兵于周也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　服虔曰以郊勞禮迎之也

不逢不若　張平子東京賦云禁禦不若以知神姦螭魅魍魎莫能逢旃尒疋釋詁云若善也郭景純注左傳曰禁禦不若今左傳作不逢不若案下傳云莫能逢之杜氏云逢遇也既云不逢又云莫逢文既重出且杜氏不應舍上句注下句此

晉以後傳寫之譌當从張衡郭璞本作禁禦不若

余爲伯儵　說文作百鯈云黃帝之後姑姓釋文作儵非也

楚人酖之　子惠子曰楚滅江惡其所出爲害故酖之

四年傳圄伯嬴　子惠子曰月令省圄圄蔡邕章句云圄牢也圄止也所以止出入皆罪人所舍也然則圄圄亦周時之獄名焦氏答崇精曰圄圄秦獄恐未然

汰輈　唐石經作汰說文曰泰滑也从廾从水大聲徐鉉云音地達切左傳作汰非昭廿六年傳云齊子淵射洩聲子中楯瓦繇朐汰輈七入者三寸杜云汰矢激明汰爲滑也

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　唐石經云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菟說文曰楚人謂虎爲烏勹漢書又作於檡方言注云今江

南夷呼虎爲㺜音狗竇鄭康成尚書注曰於者嗚聲則於爲古文烏穀廣雅作彀奴口反

箴尹　高誘呂覽注曰楚有箴尹之官諫臣也

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　戰國策曰穰侯之治秦也高誘曰治猶相也

改命曰生　子惠子曰劉向改名更生本此更生出莊子

六年傳以盈其貫注貫猶習也　劉光伯據梅賾泰誓商罪貫盈以爲紂之爲惡如物在繩索之貫不得爲習其說是也而所據之書非也案韓非子曰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或曰子姑待之荅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之此說與劉合可以規杜過矣

子伯廖注鄭大夫　子惠子曰王子疑非鄭大夫

十年傳崔杼　正義曰何休膏肓以爲公羊譏世卿而難左氏蘇氏釋云崔氏祖父名不見經傳則知非世卿云云案宰相世系曰崔氏出自姜姓齊丁公伋嫡子季子讓國叔乙食采於崔遂爲崔氏濟南東朝陽西北有崔氏城是也季氏生穆伯穆伯生沃沃生野八世孫天生杼爲齊正卿云云又案僖廿八年傳有齊崔天蘇寬謂崔子祖父名不見經傳非也世系所云蓋見世本

十一年經辰陵注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　酈元曰今此城在長平城西北長平城在東南或杜氏不謬傳寫之誤耳

傳令尹蔿艾獵城沂　服杜皆云蔿賈之子孫敖案世本艾獵

爲叔敖之兄又孫叔敖碑云君名饒字叔敖以芟徼爲叔敖名此服杜臆說世本是也襄十五年傳蔿子馮爲大司馬注子此明文可據者正義曲說又以爲世本轉寫之誤非也云叔敖從子案世本馮是芟徼之使封人慮事注慮謀慮計功　顧氏補正云慮籌度也解非棟案大司馬職云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先鄭亦謂謀慮其事服虔曰封人司徒之屬官

因縣陳　廣韻縣郡縣也釋名曰縣懸也懸于郡也古作寰楚莊王滅陳爲縣縣名自此始也家君曰縣不見周官似非自楚莊王始然古文作寰亦非無本而說文無寰字似縣卽寰也集韻云寰通作縣

吾儕小人　說文曰儕等輩也鄭康成曰儕猶輩類

謂之夏州　子惠子曰服虔曰言取討臬徼舒之州車武子撰桓温集云夏口城上數里有州名夏州盛宏之荆州記曰史記蘇秦說楚威王東有夏州今江陵夏口城有州名夏州

十二年傳卜臨于大宮且卷出車吉　賈逵曰臨哭也卷出車陳于巷衛示雖困不降必欲戰也案下鄭復脩城則賈說良是

甲寅克之　時鄭石制爲內閒故楚得以克鄭

至于逵路注塗竝九軌曰逵　詩正義曰尔正九達謂之逵周禮經塗九軌不名曰逵杜意蓋以鄭之城內不應有九出之道故以爲竝九軌於尔正不合今杜注塗方九軌

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周書武稱曰曰强攻弱而襲不正武

之經也

篳路藍縷以啟山林　方言引作襤褸又啟作扈說文曰裯謂之襤褸襤無緣也服虔曰言其縷藍藍然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服虔曰左右廣各十五乘百人爲卒言廣有一卒爲承也五十人爲偏二十五人曰兩廣既有一卒爲承有偏偏有兩故曰卒偏之兩棟謹案禮說言杜氏據司馬法以釋偏兩之法司馬穰苴齊湣王時人其所論兵法與周制異且與左氏傳乖牾不合當从服虔之說

摩壘而還　鄭康成曰摩猶迫也軍壁曰壘

左射以菆　服虔曰凡兵車之法射者在左御者在中戈盾在右

御下兩馬　鄭康成引作棡徐仙民曰兩或作棡案此則兩木棡字故服杜訓爲飾古文省故作兩邵寶以爲掉兩馬之鞅非也

挑戰　李奇曰挑身獨戰不復須衆也挑音桃了反薛瓚曰挑戰嬈敵求戰古謂之致師

楚人棄我　賈逵國語注曰棄陵也陵亦侵也

養由基爲右　高誘戰國策注云養姓由基名楚之善射人也

潘黨望其塵　孫子曰塵高而銳者車來也

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注游車補闕者　棟案游闕游車禦車也外傳曰戎車待游車之裂周禮車僕有闕車之倅

駒伯注御克　棟案御錡字駒伯克之子也大夫門子得从父

于軍鄧陵之戰范匄從文子於軍此其證也

屈蕩戶之　錢詘益曰家藏淳熙九經及長平游御史本巾箱本俱作戶字棟案淳熙正義亦作戶也

楚人恭之注恭敬　說文引云楚人臭之云舉也黃顯說廣車陷楚人爲舉之案此則恭當作臭傳遂謂楚人將毒害之而晉人乃脫扃枚旆投衡而出非也詳見定四年訓恭爲敬蓋本小尒正

趙傻在後　傻與叟同見無極山碑說文作㑹云㑹或作俊

知莊子　案世本晉大夫逝遨生桓伯林父及莊子首本姓荀自林父將中行世本以爲荀偃別爲中行氏知邑名括地志云故智城在蒲州虞鄉縣西北四十里古今地名云解縣有智城蓋謂此也博物志云河東解縣有智邑

每射抽矢菆注菆好箭　案既夕禮云御以蒲菆鄭注云蒲菆牡蒲蕊也古文菆作驟賈公彥云據左氏傳蒲非直得策馬亦爲矢幹漢書鼂錯傳云材官驟發矢道同的如淳曰驟矢也小顏曰驟謂善矢也左氏傳作菆字其音同耳則知古菆字作驟

屢豐年　案說文無屢字當从毛詩作婁漢書皆以婁爲屢今毛詩亦有作屢者俗作之

取其鰥鯨　說文引作鱝鯨云海大魚也从京漢書薛宣傳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鱝鯨小顏曰鱝古鯨字汗簡云鯨古作鰥出馬日磾集羣王古文古京字讀爲亰

歸于怙亂者也夫　子惠子曰王荆公新經詩義本此

十四年傳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　周禮司勳云事功曰勞

室祿也周書有一室之祿謂祿其子襲父位自一室至千室

卿之祿也周禮謂之宅田注謂以女妻之非是世本曰莊叔

達生得閻叔穀穀生成叔烝鉏鉏生項叔羅羅生昭叔起起

生文叔圉圉生悝共子謂得閻叔穀也

屬及於窒皇　高誘呂覽注引此傳作絰皇與莊十九年絰皇

一也

蒲胥之市　呂覽作蒲疏胥疏古字通

十五年傳高下在心　服虔曰高下猶曲申也

國君舍垢　淮南子云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爲社稷主

解揚如宋　劉向曰解揚霍人字子虎後世言霍虎

登諸樓車　服虔曰樓車所以窺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也

使華元登子反之牀注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

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道之　案此注皆見孫

子用閒篇曹公孫子注曰因敵鄉人知敵表裏虛實之情故

舊而用之可使伺候守有官職在者謁告也上告事者也門

者守門者也舍人守舍之人也又先知爲親舊有急卽呼之

則不何止亦因以之知敵情

虐我伯姬　上云鄭舒爲政而殺之王符引作虐此云虐者案尚書

呂刑惟作五虐之刑墨子引作五殺之刑論語不教而殺謂

之虐又十八年傳云凡自內虐其君曰弒皆以虐爲殺也論語

陰嬉讖曰庚子之旦金版勅書出地庭中曰臣族虐王禽宋均云謂殺關龍之後庚子旦庭中地有此版異也龍同姓稱族王虐殺我必見禽也是虐爲殺又一證

敗赤狄于曲梁　注云廣平曲梁縣迴遠非也劉昭案上黨記曰潞濁漳也縣城臨潞晉荀林父伐曲梁在城西十里今名石梁此傳潞字漢書作路劉覽碑陰潞作路案三體石經仍作潞說文同

芊舌職　宰相世系表曰晉武公子伯僑生文文生突芊舌大夫也突生職職五子赤胜鮒虎季夙

十六年傳禹稱善人　王篇引云禹俜善人云與稱同尒正曰俜舉也與杜訓同當从人

十七年傳晉師還　家君曰晉未嘗出師而云晉師還者豈斷道討貳之師歟似有闕文

十八年傳自虐其君　唐石經云自內虐其君案正義同今本皆脫內字

祖括髮　士喪禮曰主人髽髮祖鄭注云古文髽作括是括爲古文髽也

皇清經解卷三百五十四終

嘉應生員葉銓校